

抗戰精神書選

18.

初集

文萃



抗戰獨幕劇選集

阿英編

胡記

大眾出版社

1938

編例

- 一 從淞滬戰爭爆發以後，陸續在報紙雜誌上所發表取材於淞滬前後方的獨幕劇，約近三十種。茲選出九篇，編輯成冊，以應各劇團需要，兼為戰期學校講授之用。
- 二 本書選編，對於題材的多方面性，舞台的條件，演出的效果，皆曾強調的注意。部分的且係經過排演後改訂的本子，與初發表時有若干不同。誤植誤排字句，亦經就各作者原稿逐一改正。
- 三 為篇幅所限，本書不能有更多的容納。故將淞滬戰爭爆發後所發表劇本，各作一書錄，附諸全書之末，以供讀者參考。主要劇論，亦選錄兩篇，以助讀者對戰期戲劇之了解。
- 四 關於北戰場戲劇，因事實上的重要性，也想有所選擇。大約因淞滬戰爆發不久，在滬

劇作家注意力全集中在這一方面，北方戰事最近雖有開展，而詳情尚未得確據。故其作不多，且難得其適當者，故不敘。

目次

咱們要反攻.....	夏衍(一)	
我們打衝鋒.....	尤兢(七)	
到前線去.....	凌鶴(三)	46
在烽火中.....	沈西苓(四)	60
掃射.....	陳白塵(五)	45
漢奸末路.....	姚時曉(六)	
專門造謠.....	方岩(七)	
開里弄會去.....	子幽(九)	
改良拾黃金.....	夏蔡(一〇)	

附錄

戲劇在抗戰中.....	歐陽予倩(二五)
從民族戰爭談到兒童劇.....	田漢(三二)
淞滬戰爭戲劇初錄.....	阿英(三五)

咱們要反攻



在傷兵病院中；幕開的時候，一位看護小姐正在替一位傷了臂的連長寫家信，左
右兩張床上都有受傷的勇士睡着。

甲（對一位拿着藥物經過的看護小姐）喂，楊小姐，我不要被看這個報，這報沒有消息
……

楊（笑着）您再過三天，就可以看有消息的大報啦，醫生說，您興奮是有害的。

甲 什麼，興奮！前方打得怎麼樣？

楊 打得很好啊！（下去）

連長（唸）「……一切都請放心，男受傷之事，勿使翠芬知道……」

看護 翠芬……？怎麼寫？

連長 噢，翡翠的翠，芬芳的芬……

看護 唔，好漂亮的名字（一面寫）這是——您的太太？

連長 不，不您寫着好啦，「……別使翠芬知道，男一俟傷愈，仍當爲國效命疆場，決不使，

……決不使，……」好啦，就是這幾句，請您隨便結了吧！

看護 沒有別的話嗎？

連長 唔。（點頭）

（一個病院工役背了一個傷兵從手術室出來，悽慘地呻吟着。）

甲 喂，哼什麼，咱們第×連的弟兄是掛了彩也不哼的！

看護 （寫信封）什麼地方？

連長 河北省，徐水……

看護 徐水？那是在保定以南以北？

連長 以北，離保定不遠。

看護 以北（失口而出）那可不行啊。（立刻止住）

連長 什麼？保定以北不行啦？

（大家聳起耳朵聽。）

看護 （狼狽）不，沒有什麼，我方才……唔，徐水縣，什麼街？

連長 不，李小姐，你別瞞我，快說，保定怎麼樣了？

看護 （被他一問，更窘了。）不，不，我因為……

連長 您別瞞我，可是保定失守啦？您說！

看護 ……（不語）……你別興奮……祇要咱們全國一條心，抗戰到底，一個城池的

得失，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甲 （大聲）什麼，保定失守了？

（大家愕然。）

連長 （失神，一會，突然地俯首痛哭失聲。）

看護 張連長，您別這樣，過一會給醫生知道了，又會怪我多講話的。張連長，您別着急，您府上不一定會……

連長 （憤怒地抬起頭來）你以為我就憂我的家嗎？笑話，在這全國抗戰的時候，犧牲一家，算得什麼？我……我，我很傷心，保定不單是我的故鄉，還是咱們中國陸軍的發祥地……

甲 對，張連長是保定軍官學校唸過書的！

連長 弟兄們，我們能夠眼睜睜的讓鬼子將咱們的保定拿去嗎？那樣高，那樣厚的城，那樣多的弟兄，……保定給鬼子拿去，這是咱們中國軍人的恥辱！（興奮地舉起手來，受傷的臂膊感到劇痛，慘叫。）

看護 （急得快要哭了）啊，張連長，你靜一靜，你……快，醫生來了……

醫生 （聞聲進來）什麼，什麼事？別興奮，這對於你的傷，是有害……

連長 弟兄們，咱們要報仇，要保持咱們中國軍人的光榮！咱們要……

醫生 爲了什麼？李小姐！你爲什麼又跟他們講時事……

甲 不，這不是她講的，我們……

連長 醫生（懇求似的）快給我換藥，讓我快一點好……

醫生 你這樣大喊大嚷，換藥也沒有用！李小姐，從明天起，你不必來啦，你要演說、宣傳，到街上去！

連長 不，她並沒有講什麼話，你別錯怪她……

甲（粗暴地）什麼話，你不要她來，咱們偏要！

醫生（對李）出去！

甲（掙起來）什麼，你敢湊——

看護（制止他）諸位不要嚷，聽我說。（大家靜下來）我方才的話沒有完，保定的城池雖則丟了，可是我們已經開始反攻，昨天山西打了一個大勝仗，北方的局勢已經改變啦。諸位勇士！你們可以放心，好好的把傷養好來，中國有諸位一樣忠勇的將士，

是永也亡不了的，我們一定可以收復失地，可以……（興奮得講不下去）

連長 對，反攻，咱們一定要反攻，弟兄們！聽見了沒有？祇有反攻，才能保全我們的國土，才

能保全我們中國軍人的光榮！弟兄們，咱們要反攻！反攻到咱們中國的地上沒有一

個日本鬼！

衆人 對，咱們要反攻，收復保定！

收復一切失地！

別讓中國的國土上留下一個日本兵！

衆人（喊）中華民族不死，中華民國萬歲！

——幕——

我們打衝鋒

尤兢

人：
排長

東北人

兵士——黃棟樑

——李國治

——梁國光

伙夫

兵

連長

一羣日寇裝束的東北人

地：時：景：

上海附近羅店

「九一八」六週紀念日的晚前

羅店鄉間的河邊，幾株高低的楊樹底下，一座菌樣的牛車棚週圍，埋伏着一排我國兵，我們所能見到的是牛車棚內的一角。

一挺機關槍後，坐伏着披枝帶草的戰士。

東北人，滿臉是血，襯衫和短褲上滿是血漬和泥污，極疲倦，可是又很興奮地倒在地上。

排長 你這些話全是真的？

東北人 我咀咒，（坐起）我發誓：我要是說謊，我們東北人一輩子當亡國奴！

李 別說什麼亡國奴不亡國奴，我們排長問你是不是奸細？

東 排長，您要我怎麼說呢？我，排長，我把自己這條性命交在您手裏了，別的我還能怎麼

樣？排長，可憐我們東北人，這這六年來……

排 黃棟樑！

黃 有！

排 你去換崗，調梁國光下來！

黃 是！

排 特別警戒，遇到敵方有東北人，東北口音，得特別留心。（看東北人一眼）媽的，鬼子鬼計多端，別再上了當！

黃 是！

排 今天得特別小心，今天是九一八的六週年紀念日，懂嗎？敵人也知道這個，所以特別利用東北人……（揮手）

黃 是（走）

（東北人難堪地。）

排 李國治！

李 有！

排 把他領到連長那兒去，說是捉到了一個奸細！

李 是。

東 不，排長，我不是奸細，我是……

排 （對東北人）請到我們連長那兒去再說。

東 排長，你相信我，我代表在這兒羅店敵方壕溝裏的二百個東北同胞，請你相信我，我們……

排 對不住，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你想在這兒，在這羅店的敵方戰壕裏，有着二三百個東北老鄉，把槍口對準我們打，你現在突然跑了過來，說是今天晚上，唔，今天晚上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李國治，把他帶去！

李 是！

排 你說這兒等着連長的命令！
李 是。

（梁國光上，看着李領東北人下。）

梁 排長！

排 是黃棟樑換你的班不是？

梁 報告排長，是的！

排 方才的那個東北人是你抓到的是不是？

梁 是的！

排 怎麼回事？

梁 報告排長：我在前邊放哨，他從棉花田里悄悄地爬過來，輕輕的叫老鄉，我一聽是東北人的口音，排長，前幾天敵人方面不是常有東北人叫「老鄉不要開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些話，騙我們去上當嗎？

排 唔。上面有命令，不許理會他們的。

梁 所以我就不管老鄉不老鄉，給了他一排槍。

排 他沒有回槍？

梁 沒有。我知道他受了我的傷了。我還是不去理睬他。等了很久，我聽着除了他的哭聲之外，沒有別的動靜。他老哭老哭的，把我的心可哭酸了。排長，你知道他哭得多傷心！

排 唔，方才他在這兒也哭得怪可憐的。

梁 排長，不是嗎？這麼說，他總是我們的老鄉呀！

排 所以你……

梁 我正在打算去不去看看他的時候，他已經爬到我前面來了。他說：他快要死了，他請求在他死之前，把一句話，一件事告訴我們。

排 就是他們準備今天晚上反正這句話是不是？

梁 是的，他說了。他說他是敵方戰壕里二百多個東北人的代表，他是來跟我們聯絡的，

我心想，這事情可不小，我就……

排 你沒有問他，怎麼能夠逃出來的？

梁 說是昨天敵人逼住他們向我們衝鋒，他在火線上，自己打了自己一槍，假裝死了，找機會躲在死人堆里，今天偷偷地爬過來的。

排 唔。方才我問他，也是這樣說的。

梁 唉，天快黑了，怎麼晚飯還不送來？

排 該快送來了吧。

梁 排長，你說這件事情是真的還是假的？

排 什麼事情？

梁 方才這個東北人說的，今天晚上他們反正的事情。

排 就恐怕是敵人的苦肉計！方才這傢伙，說不定是個奸細！

梁 那末怎麼辦？

排 我把他交給連長去辦了。

(伙夫上。)

伙 報告排長，伙食送來了！

排 今天怎麼這樣遲，你瞧，天已經黑了。

伙 報告排長，今天伙食隊又被敵人的飛機炸了。

排 那末……

伙 送了點乾糧來。

排 好，乾糧也一樣。

伙 這是後方民衆慰勞隊送來的東西。

梁 有棉背心沒有？前幾天老下雨，晚上在戰場上可真有點冷了！

伙 棉背心可沒有，吃月餅吧。

梁 月餅？

排 呵，今天九一八，明天是中秋節了，瞧，這月亮多好！

伙 （分配東西）排長，這兒一排兄弟的東西，是留給您，還是……

排 勞駕你分派一下吧，他們就埋伏在這附近的棉花田里，前面有個哨兵。

伙 是。（下）

梁 （吃餅）這是什麼月餅！怎麼餅子中間有一個窟窿呢？

排 呵，這叫「光餅」。

梁 光餅？

排 兄弟，你是廣西人，怪不得你不知道，這光餅是明朝戚繼光將軍打倭寇的時候發明的乾糧，用條繩子穿在這孔里，給兵士串在身上，可以一邊吃一邊打仗的。

梁 呵，倭寇就是從前的日本鬼子不是？

排 對了，那時候倭寇也像現在一樣的在我們中國沿海一帶殺人放火搶東西，是民族英雄戚繼光將軍把他們打走的。所以沿海一帶的老百姓，至今還吃光餅紀念這位

民族英雄。

梁 排長，我們應該報告師部，叫後方老百姓以後別送麵包給前線的弟兄，儘送這光餅吧。

排 爲什麼？

梁 這兩天我聽到「麵包」這兩個字就生氣！

排 生氣奇怪了！

梁 在前面放哨的時候，遇到敵人隊伍裏的東北人，他們就叫：「老鄉肚子餓不餓？咱們這邊有麵包牛奶，過來吃吧！」聽着叫人直生氣。他們有的還說：「老鄉，你們一天吃幾頓飯，咱們這邊每天吃五頓呢，過來吧！」

排 你們怎麼說呢？

梁 我說：「亡國奴的東西，亡八蛋才吃！」真他媽的不要臉！

排 方才那個東北人對我說，這些話，全是敵人用槍尖逼着他們說的。

梁 逼着說就說了嗎？這些貪生怕死的東西！

（一陣機關槍和高射砲聲。）

梁 聽，又幹上了！

排 明天過中秋了，我們的空軍在扔炸彈，送中秋節的禮物給敵人呢！

梁 哈哈！

（炸彈爆炸聲。）

排 好，五百磅的，多扔幾個送給鬼子到鬼國去過中秋！

（黃棟樑上。）

黃 報告排長：前面發現敵人！

排 敵人？

黃 是敵人隊伍裏面的偽軍，東北人！

梁 又是他媽的東北人！還叫老鄉，老鄉嗎？

黃 怎麼不叫，我可沒有理會他們。

排 人數多不多？

黃 黑洞洞的也看不清是多少，聽聲音好像人數不少！
排長，下命令，我們衝他媽的，殺個痛快，明天過中秋！

排 唔……

黃 報告排長：前面是東北人，老鄉呢，方才……

梁 管他東北人，老鄉不老鄉，衝了再說！

黃 要是真的反正過來的呢，那不是……

排 唔，這樣說，我們打呢，恐怕他們真的是反正過來的！不打吧，又怕中了敵人的鬼計！

黃 那末……

排 （大聲）命令，前面敵人準備，上刺刀，臥倒……

（一陣上刺刀聲，梁黃瞄動機關槍。）

聲 老鄉，不要開槍，咱們多是老鄉！

梁 媽的，老子的槍不認你們做老鄉！

兵 （上）排長，一個人爬近來了！

排 準備！

聲 老鄉，咱們……

兵 啪！（一槍打着那個人）

聲 （第二個聲音）我們是反正過來的呀，老鄉！

兵 反正？

排 不要跟他們說話，不要中了敵人的鬼計！

聲 老鄉，咱們多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梁 媽的，你們在敵人隊伍裏已經打死我們不少中國人了！

黃 排長，瞧，很多人來了！

排 讓機關槍認老鄉吧！

聲 (哭音) 老鄉，你們不許咱們反正嗎？你們不肯把咱們從敵人手裏救出來嗎？咱們

……

兵 反正，說得好聽，我們不會再上你們的當了！

聲 我們是真的反正，我們不是派了一個代表過來見你們了嗎？

梁 排長，他是說方才那個傢伙。

排 哼，代表，你們的代表，早被我們連長扣留了！

黃 排長，快，前面許多人來了！近了！

排 (命令) 開槍！

(機關槍聲，步槍聲。)

聲 (前面) 老鄉，老鄉！(呻吟，叫喊。)

聲 (後面來的) 弟兄們，不要開槍！

（連長和那個東北人上。）

連 命令，停止放！

排 連長，怎麼回事？

連 他們反正是真的。

排 真的？

連 他說，他們早就自己聯絡好了，在今天這九一八的晚上，這一帶敵人隊伍裏的東北

同胞，一齊譁變了反正過來。

排 報告連長：要是假的話，我們不是又上當了嗎？

連 方才我聽了他的話，就打電話請示營長，營長打電話問旅長，旅長說，我們司令部已經得到可靠的情報了，說今晚這事情是真的！

排 那末，現在……

連 （對東北人）歡迎他們過來！

東 (對前面) 口令!

聲 (很多聲音) 血債!

東 (大聲) 同胞們過來! 血債, 六年來的血債, 今天算清一部分了!

(大批東北人上, 有流着血的。)

連 歡迎東北同胞!

兵等 歡迎東北同胞!

東 (多人) 中華民國萬歲!

東 (第二人) 今天, 今天我們……

排 (上去撫受傷的) 對不住, 方才開槍, 打了你們!

兵 是我開的槍!

東一 你們應該的, 這是你們的責任!

排 你們要反正, 爲什麼不早些日子……

東三 沒有機會呀，你們知道敵人監視我們多麼兇！

東二 在敵人的槍尖之下，逼着咱們叫喊，叫「老鄉，不要開槍，」騙你們上當的時候，咱們心上真比死還難受！

梁 你們怎麼會肯從東北到這兒來的呢？

東三 我們本來是張海鵬的隊伍，九一八，六年前的此刻時候，他投降了，我們就受了敵人的監視。這次敵人把咱們的家小都扣了起來，強迫咱們上了兵艦，送到這兒來……

衆 唉！

連 現在好了，諸位多過來了。

東二 能夠站到自己這陣地上來，真是死了也可以蒙眼睛了！

東三 今晚咱們才又算是中國人了！

梁 兄弟們，吃光餅吧，多謝你們請我們吃過你們吃不了的麵包，可是我們只有這樣的

光餅！

東一 兄弟，你……唉，（極痛心）這是敵人逼着咱們說的呀！（說完倒了下去）
唉，我實在受不了支不住了！

（衆驚。）

東三 老呂，老呂，你……

東一 （抓住東三的手）我很高興，我做完了今晚這件大事，我死了是中國鬼了！不是亡國奴！

東三 老呂，你不能死！我們還不會把敵人趕走，還沒得到最後的勝利呢！

東一 最後的……勝利……是……咱們的弟兄們，你們……拚命……幹吧！

（衆靜寂，有人在抽咽。）

排 黃棟樑，李國治，你們瞧什麼快把他抬到醫官那兒去！

（抬下。）

逸……諸位多太辛苦，太興奮了！走，趁晚間，送你們到後方去修養修養！

東三 不，我們不要休養，也不配修養！我們應該跑在你們前面，做你們的先鋒！我們知道敵人方面的情形，我們願意打衝鋒！

東衆 我們打衝鋒！

傳令兵 上面命令：今晚全線總攻！

連 命令，今天九一八晚上，總攻！

（前面槍聲，衆聽。）

東三 敵人衝上了，我們衝過去！

連 衝！

衆 衝呀，殺，殺，殺！

（衆衝下。）

明月照着東一的屍身。

空中開着高射砲的花。

—幕—

到前線去

凌鶴

在路旁，一個三十五六歲的工人帶着他的十歲左右兒子走來。

子 爸爸，我走不動了。

工 那我們就在這馬路旁邊歇一會兒罷。（他把背上的被包放下來）就坐在這個被包上。

（兒子坐在被上，工人就坐在地下，悲哀而憤怒的呆望着前面。路上的行人在他們面前來去，有的停着不走。）

子 爸爸。

工 ……（沒有聽見）

子 爸爸。

工 唔。(隨便着。眼睛仍望着前面。)

子 爸爸……

工 (生氣地搶着說) 有話說罷，儘叫喚些什麼。

子 (不敢作聲)……

工 (質問地) 說呀，有話幹嗎又不說了昵？

子 (懦怯地) 我……肚子餓……

工 又是肚子餓？爸爸從早上到現在……唉……(從懷裏摸出一個大餅) 得了，這兒

還有一個大餅，你吃了罷。(把餅給兒子，自己吃着落在手掌心裏的幾粒芝麻。)

子 (他接過餅來就嚙，可見他餓得很厲害。可是看見父親只吃芝麻，他又難過起來了。

看看手裏的餅，想給父親。) 爸爸，你不想吃，你餓了一天啦。

工 你吃得了，不用管我。

子 我把你吃。

工 (望着兒子手裏的餅，想去接又縮了手。) 怎麼啦？你不要吃？
子 我吃不下。

工 還是你吃罷，回頭又嚷肚子餓。(決心不吃)

子 我分一半給你。(撕了一塊大餅，放入父親的嘴裏。他到底一口吞了，低下頭來咀嚼。隨後，他將孩子緊緊地抱在懷裏，很苦痛也很感動。)

子 (嚼着餅，撫摩着父親的面頰。) 爸爸，爲什麼我們中國兵還不把東洋鬼子攆走呢？
工 唉，還沒有這末快吧。

子 你不是說中國兵打贏了，我們就可以回到虹口去嗎？

工 (想了一下，很決然地。) 唔，中國兵會打勝的！

子 那末什麼時候打勝呢？明天就把鬼子兵攆走嗎？

工 明天？那我怎麼會知道？

子 爸爸，明天我們還不去，媽媽一定要找不着。

(一個老人走來，聽着他們說話站住了。)

工 怎麼？你媽媽還會在虹口嗎？我看……

子 我要媽媽！

老 怎麼他的媽媽……

工 前天下午我跟他媽三個和同弄堂的許多人同逃出來……

老 (搶着說) 怎麼到前天才逃呢？那兒不是打了好幾天嗎？

工 前些時候，我們那兒只聽見遠遠的砲聲，以為不要緊，沒有逃出來。其實，想逃也沒有辦法，租界上的房子租不起，連搬場的車錢都沒有，可是有幾樣破東西又捨不得，沒有辦法，就耽擱下來了。後來愈打愈近，我們五六天躲在家裏不動。到大前天下午五點多鐘的時候，東洋兵從楊樹浦那邊退到我們家前面的那條馬路上了……

老 啊？東洋兵打敗了？

子 阿叔叔說是在高郎橋打敗了，逃到熙華德路的。

老 好痛快！不給他們顏色看，那還了得。

工 老人家，你才不知道，我們逃出來的時候真危險呀，走出弄堂，過去一點就是日本兵，他們一看見我們中國人就殺……

子 日本兵放火燒房子，我們家隔壁的幾個弄堂，全給他們放火燒了。

工 那時我一看情勢不對，與其留在房子裏讓火燒死，還不如冒險逃出去罷。我把留在弄堂裏的人全叫出來，告訴他們，趁着燒房子的烟很大的時候，大家衝出去，日本兵不一定看見的。我背着這個被包，帶着這孩子，走在前面，我的老婆拿着衣包隨在後面。我們跑得很快，火燒房子的濃烟薰着我們的眼睛睜不開。快跑到我們中國軍隊防地的時候，日本的機關槍咯咯的響着，我們許多人嚇得拚命亂跑。女人們哭哭啼啼，小孩兒們叫爺喚娘的大喊大嚷，有的跌倒在地上爬不起來，有的就踏在人身

上跑過去……

老 哎呀……嘖嘖……

工 就這樣有許多人給衝散了，等我們爬到了中國兵沙袋後面，有二十幾個人不見了。
子 我的媽媽也看不見了。

老 哦！

工 我一看他的媽媽不在，我就打算再回去找，可是一個弟兄一把拉住我，怎麼樣也不讓過去，說是再過去一定得打死，要我們立刻跟着幾個帶路的弟兄從江灣，大場，真茹繞到這租界上來。

老 那末他的媽媽到底是衝散了還是……

工 誰知道呢？要說衝散了，那一定也會到租界上來，可是我這幾天每一個難民所都找過了……

子 那些地方的守門的不讓我們進去看，我只好在門外喊媽媽……

老 這也難怪，他們得防備漢奸進去哩。

工 難民收容所沒有，我又到這條馬路那條馬路上去找，可是也沒有看見她的人，誰知道是死是活呢？

子 爸爸，你不是說媽一定還沒有逃出來嗎？

工 沒有逃出來，那末這幾天打得那樣利害，還會有人嗎？

子 （緊抱住他父親）媽媽！（傷心地哭了）

工 （也流出眼淚，安慰孩子）別哭，孩子，假如你媽媽真的給東洋鬼子打死了，你就怎麼哭也不會活轉來啦！

（許多路人都圍聚着聽他們講話。）

老 哎！還是往好處想罷，碰着這樣遭劫的年頭，只好自寬自解一點啦！就說我能，要不是逃得早，到今天也留不住這一副老骨頭啦！

工 老人家，你是那兒逃來的？

老 我家住在楊樹浦呀。十二號早上，風聲緊得很，我就帶着我的女兒逃到法租界的親

戚家裏來。可是許多東西都來不及搬。這幾天，在那兒日本人拚命的放火，燒得那末厲害，又沒有方法去看看，恐怕那些東西全沒有啦。

工 有錢，有親戚家裏好住，還有什麼說的呢？可是我就連搬家的車錢都沒有，教我怎麼能逃呢？

老 話是不錯，可是顧到了人顧不到東西，又有什麼用？我辛辛苦苦一輩子，置了一點產業，這末一來全完啦！

工 你不是說十二號早上嗎？那還來得及搬呀。

老 來得及搬？一幢平房造在自己的地皮上，能夠搬嗎？沒有兒子只好自己替自己預備後事。花了八十幾塊錢做了一副棺材，這怎麼能夠搬到親戚家裏去呢？再說我只有一个二十歲的女兒，下年出嫁，總想替她弄得體面一點，辦了一些紅木嫁妝，這又怎麼來得及搬呢？全完啦！

工 他媽的東洋鬼子，我們中國，不管有錢的沒有錢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全給他們害

得沒有法兒活啦。不過只要我們老百姓大家一條心，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不怕沒有方法把鬼子攆出中國去。

老 對，只要大家齊心，我們人多兵多，我們幾個拚他們一個，總可以打得過他們的。

工 他媽的，假如我現在有一根槍，我一定到虹口去打媽的狗鼻子。那一帶的弄堂馬路，我沒有一個地方不熟識，東洋鬼子藏到狗洞裏去，我也可以把他們拖出來。

子 爸爸，我也去，我去帶媽媽出來。

（爸爸很感動的把孩子抱起來。）

老 孩子，你太年輕，你快長大起來，再去打鬼子罷。

工 老人家，你看我這孩子不是沒有出息的，可是等到他大了再和鬼子去打，那我們早就亡給鬼子啦。把鬼子攆出去，是我們這一代的事，不然我們簡直沒有臉見我們的孩子們啦！

老 這樣說，我們老頭子更沒有臉見他們啦！從前清到如今，日本人在中國橫行霸道了

四十多年，我們年輕的時候，就沒有大膽的把矮鬼攆走，到現在他們更是作踐我們，殺我們的人，搶我們的東西，燒我們的房子，強佔我們的土地，我們死了，連埋葬的地方都沒有了。別說對不住他們年輕的孩子，就是你們這一代，我們又何嘗對得住呢？他這孩子要跟鬼子打，我這老頭子更應當拚了老命了！

工 不，你太老了，他太年輕，保守祖宗留下來的國土，留給後代兒孫，攆走日本強盜，奪回給矮鬼搶去了的土地，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只是手裏沒有槍，沒有刀，看見鬼子沒有法兒殺，這才夠氣人哩。

（工人的朋友阿大走進來，見他在，立刻擠入人羣。）

阿 喂，你在這兒啦，我那兒沒有找到，想不到會在這兒碰上了。

工 你找我幹嗎？阿大，這幾天你看見我的老婆沒有？

阿 怎麼啦？你還在找你的老婆？

工 怎麼能不找呢？假如你有老婆也給鬼子兵衝散了，不知是死是活，你能不找嗎？

一箱的媽媽不會死的

阿 得了，我們別談這個罷，我跟你說，我打算當兵去，你也去嗎？

工 當兵到那兒當兵？

阿 當別動隊，就是義勇軍。你去不去？

工 去，這還不去嗎？

阿 真的？

工 怎麼不真的，誰還騙你。

阿 那末跟我走。

工 就走？

阿 當然就走。

工 那不成，我的老婆還沒有下落，我的孩子……怎麼辦呢？

子 我跟你去。

阿 你也去？

工 你怎麼能去呢？

老 對了，一定得把他安頓好。我看還是送他到難民收容所罷。

工 讓他一個人去？

子 不，我要我也去。

工 我怎麼能去呢？我要打日本鬼子去。

子 救媽媽出來，是嗎？

工 （又感動地抱住他）是的，爹爹去把東洋兵攆走，把你媽媽找來！

（背過臉）哎……（偷偷地嘆了一口氣）

子 不，我一個人不到難民收容所去。媽媽不在這兒，你又不領我。別人要欺負我的！（少

停）爸爸，回頭我到馬路上去討飯了，你打仗回來，到那兒去找呢？再也看不見你了！

（少停）爸爸，我也跟你去打仗好嗎？

工 哦！孩子，你怎麼能打仗，你太小啦……

子 不，我不是已經很大了嗎？我會放槍，我會拿刀砍下日本的狗頭！我跟你同去把媽媽接回來！

工 （不說話，只是把孩子抱得更緊。）

老 （流着眼淚）這個孩子真行！有了這樣的孩子，不怕矮鬼兇，中國是一定不會亡的！

工 阿大，我還是不能去。

阿 不去？

工 你看我怎麼能丟得下我的孩子呢？

老 假如他的媽媽在這兒那就好啦！

工 還是讓我再找幾天，等我找着了他的媽媽，我就跟你去罷！

阿 這真是做夢，老實跟你說罷，你老婆死啦！

工 （立刻受了極度刺激）什麼死啦？誰說的？

阿 今天看見榮根，他跟我說，就是那天我們大家逃出來的時候，你老婆走在後面，日本

兵拚命的放機關槍，榮根的媽媽眼看見她胸前中了子彈，倒下了！

子 媽媽……媽媽……啊……（大哭起來）

工 （抱着孩子）死啦！……死啦！……她到底給打死啦！（完全失望地）可是阿大，你爲什麼先要瞞住我呢？

阿 有什麼好說的？反正已經死了，告訴你反而難過。可是你老忘不了她，就誤了你的正事，那我只好老實說了。

工 去，一定去，還有什麼不去的呢？我要去殺他媽的一個落花流水，我要去給我老婆報仇！（放下孩子，立刻就要走，但給孩子扯住了。）

子 爸爸……爸爸……

工 別哭！（推到他跌在地下）你的媽媽都給鬼子殺了，你還有什麼哭的呢？

子 爸爸……爸爸……（哭得更利害）

工 （到底父與子的愛使他苦痛起來）這教我怎麼辦呢？

阿 怎麼辦？你不會想想，到底是國家的事大，還是兒子的事大呢？中國亡了，你留下一個兒子做亡國奴，又有什麼意思呢？

工 我明白你的道理，我怎麼會不明白呢？就拿我自己說，我在東洋廠裏做工，我還不受夠了他們的欺負嗎？我爲了罷工，給他們抓到巡捕房去，我給他們趕出工廠來。我失業了兩年，我差不多窮到快要討飯了，現在我的家給他們燒了，我的老婆也死了，我還不明白誰是我的仇人嗎？我要殺盡那些野獸，吃牠們的肉我才甘心！可是我的孩子呢？他怎麼樣呢？我打死了到沒什麼，我是預備死的，可是他呢？他不能死，他是中國的後代，中國要靠他們這一代好好地強起來……那末我怎麼能丟下他不管呢？

阿 你交給難民收容所，再不然送到貧兒院去，不是一樣有人替你管嗎？

工 可是他不肯去呀。

阿 這有什麼呢？不肯去也得要他去。爲了救中國，現在是要每一個壯丁都到前線去的時候！（少停）把我們的身子交給國家，讓社會把我們的孩子養大，這是政府應當

做的事，我們是不必担心的。

子 爸爸，我不要你走，媽媽死了，你又丟下我不管嗎？

老 （對工人）你把孩子交給我罷，我沒有孩子，我就把他當作我的孩子，當作我親生的孩子，怎麼樣？你看好嗎？

工 真的嗎？

老 怎麼不是真的呢？我的家給日本兵燒了，就連我的棺材也給燒了，我毫不恨鬼子嗎？可是我年紀老了，我不能上前線去打。你們年輕人能爲國家盡忠，不怕死，我還能不幫忙你們嗎？無論怎樣，我的家給燬了，今後得過苦日子，可是只要我今後不給鬼子的流彈打死，只要我還能活幾年，即使我窮到街上討飯，我也得把他領大成，怎麼樣？放心嗎？

工 放心！這還有什麼說的呢？

阿 老人家，你真太好了！

老 老的老了，年輕的還太年輕，跟鬼子拚命，還全靠着你們這一代啦。如今老的帶着小的，讓你們壯丁很放心的到前線去，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現在只問孩子，他願意不願意跟我去。

工 孩子，你跟着這位老公公去好嗎？

子 （哭泣着點點頭）

老 好，就跟我走，讓你爸爸放心去打鬼子。（牽着孩子的手，欲走，孩子又奔向父親，吻着他的臉。）

子 爸爸，什麼時候你來領我回去呢？

工 （重重地吻着孩子）孩子！只要爸爸不死在前線，總會再看見你的！

老 你放心罷，朋友，我家住在楊樹浦路五十六號，等你打勝了回來，等你把鬼子攆走了以後，我曾回到那兒去的，你不是還可以領他回去嗎？

工 不，老人家，我很放心！他在我身邊長大，和在你身邊長大有什麼兩樣呢？我這次去是

預備犧牲的。我決不爲了再要看到我的孩子，在戰場上貪生怕死。老人家，請你帶他去罷，再請你教給他，中國的後代決不做亡國奴！中國的後代在給砲火轟炸過的大地上，要將新的中國建設起來！這樣，他們父母的犧牲，才是十分光榮的有意義的了！

（對阿大）好，我們走罷！

阿走！（同下）

子爸爸！……爸爸！……

——幕——

在烽火中

沈西苓

排演時注意：

- (一) 此劇在街頭，在台上，都可以演，時間短，是爲了適應現在的環境。
 - (二) 演員的情感應提得很高，可並不一定需要熟練的演員，只要有熱情，都可以演。
 - (三) 劇中日軍與中國軍可以任意增減。同時，他們出場下場，最好都有個隱蔽的所在，如弄堂之類，使觀衆不致跟了跑。不然會變了滑稽劇的。
 - (四) 儘可能用各地方言演。
 - (五) 口中流血等等要演得使觀衆看不出假來，動作快一點就是了。
- 地點——最好是曠場後面有弄堂的或斷牆之類，槍聲可在後面傳出。

人物——難民，漢奸，日本兵，夫婦，老母，老人及其他。

母 天啊！這些強盜，東洋鬼子，把我們的房子全燒了，東西全搶了，叫我們怎樣活得下去呵！……（哭）叫我們怎樣活得下去呵！……

夫 媽媽，東洋鬼子就是想要我們活不下去，他們才這樣用大砲飛機來殺我們的呢。他們殺了我們，他們就好搶我們的地方住，搶我們的東西吃了。

母 天呀，天爲什麼不開眼呵，菩薩在那裏呵！

婦 媽，你不要叫了，菩薩不會顧到我們的，我們只有靠自己。我們中國軍隊不是已在給我們報仇了嗎？我們現在還沒有逃出火線，快點逃吧，東洋鬼子說不定就會衝上來了。

母 逃，逃到什麼地方去呢？（坐下來哭）

夫 媽，我們總不能在這裏等死啊。媽，那些強盜們，是會亂殺人的，媽，你走不動，我來背你，好不好？

母 呢，你們先逃吧，我這條老命不要了，讓那些殺人的強盜殺了算了。

（老人慌張地上，因受刺激太深，精神恍惚的樣子。）

老 呢，快點逃呵，你們還在這裏幹什麼？要給東洋鬼子看到就完啦。

夫 （見老頭兒流着血）啊，老伯，你受傷了，我給你包紮一下吧。（從他女人那兒拿了一塊手帕給他包上。）

老 謝謝你……你們一家……

夫 是，我們是從吳淞逃出來的，已經有兩點鐘沒有停過腳，——老伯是從那裏逃出來的。

老 我，我從寶山逃到這兒的，咳，淒涼呵，我們一家，祇剩下我一個老頭兒了，我的兩個兒子，兩個媳婦兒，和還有許多許多同逃出來的人，都給東洋鬼子，一排槍，打死了……

（乾哭）我們逃出寶山城，想從那兒逃到楊行去，可是正遇到了一排東洋鬼子把槍對準我們，不許我們動，要我們靠牆壁排隊，我們只好排隊……他們那些強盜，魔

鬼把我同我的七歲的一個孫兒，還有幾個老的小的拉開了……他們就……就一
排槍……咳……我的兩個兒子媳婦兒，就這樣……我親眼看他們倒在地上了，死
了一共有二十多個……

婦 老伯，那麼你的孫兒呢？

老 孫兒……孫兒見他媽媽一倒，他哭叫起來，也給東洋鬼子殺了。

夫 老伯，別傷心了，我們反正只有一條命，留得活的，就給他們拚。他們從瀋陽殺起，殺到
北平，從北平殺到天津。現在又到上海來殺了。他們要殺盡我們中國人……我們也
總有一天會報仇的。要是我逃得出去，我一定去當義勇軍，也殺給他們瞧瞧。好吧，老
伯，跟我們一起走吧，我們從這裏到楊行，再到大場，轉過去，可以逃到滬西去的。媽，還
是我來背你吧。

母 我，不要我……

婦 媽，你把身體都靠在我身上吧。（她把媽的手臂從她的頸背後圈過去。）媽，走吧，媽。

(幾聲槍聲。)

夫的，真的那些鬼子們又在開槍了，媽，快點走吧。

(他們走不多幾步，後面有幾個難民逃上前來，或者從觀眾裏逃跑出來，嘴裏叫着「快一點逃呵，快一點逃呵，東洋鬼子追上來了……」——「啊呀——逃呵。」其中有的血在流，有的背了負傷的同伴，他們也跑了沒有幾步，日兵和漢奸上場，日兵的多少可由演員多少而定。)

奸 (上場) 站住，誰動，誰就死。(同上來的兩個日本鬼子，先把站在頭裏的幾個打了幾槍把，就走到婦身前，一個鬼子指着婦「噶西，噶西，」(好的意思) 說着，就把老婦一把推在一旁，老婦一倒，婦也跟着倒下來。)

夫 (由怒轉到柔順) 老爺，我們是逃難的，求求您，老…… (拍的一槍把。)

母 老爺…… (又是拍的一槍把) 啊! (悽慘的呼號)

婦 媽媽! (要想很快地扶起她來，却突然的被一聲喊驚住了)

東 「八加」走（用槍作耍刺的樣子）

奸 過來，（拉女衣服拉破了，倒在另邊。）哼，不中用的東西。（一個東洋鬼子去拉她，摸她的臉。）

妻 救命救……

夫 （此時已忍無可忍，突然地瘋狂似的。）強盜，你們這殺人的強盜，你們搶我們的土地，你們燒我們的房子，你們……（話還沒有說完，已經給一個東洋鬼子一槍柄，打着了，接連的幾下，夫嘴裏流出鮮血來——預備好的東西。）啊！……你……盜……

（此時老婦從地下跪撲過去。）

母 老爺……救命，我的孩子……老爺……啊呀！（一刺刀，老婦給殺死了。刺刀是做的刀頭，可以縮進去的；但如沒有這樣特別導具，只要留心，不這樣做也可以。）

夫 媽！——

婦 媽……（哭叫）

東 八加去去（拉了婦走）

婦 （哭叫）媽……大哥……（被拉了走）

夫 （爬起來，瘋狂地。）殺啊，你們這些強盜漢奸呀。你們搶我的女人，殺我的母親，火燒我們的房子，霸占我們的土地，我們總有一天要翻過身來，殺呵！（瘋狂似地撲過去，難民中也有的同聲喊「殺呵！」）

東 八加（反身過來開鎗或槍刺，有兩個倒下，其中夫仍在叫。）

夫 大家不要怕，我們大家一起往上衝，我們中國人沒有死盡呵，不願作亡國奴的起來呵，我們要報仇呵！殺呵！我們中國人是殺不完呵！我們只要一條心，我們要報仇呵！殺呵！

（突然，殺呵殺呵的呼聲響應起來了，接連地「殺呵，衝呵，殺日本狗子呵，」一個巨大的聲浪從弄中傳出來了。日兵和漢奸慌張的想逃，中國兵已到場，雙方格鬥。）

羣

——好呀，我們的弟兄們來了。

——好呀，我們打勝仗了。

——殺呵！衝呵！不願作東洋鬼子的奴隸的人起來呵！

——殺呵！衝呵！不願作東洋鬼子的奴隸們起來呵！

——我們弟兄們的來啦！

（此時中國兵已將日本兵打死的打死，趕跑的趕跑。中國兵回原地，難民也陸續增加，觀衆也算在內。）

班

諸位同胞，東洋鬼子已經給我們打死的打死，趕跑的趕跑，我們中國人，不管老百姓和軍人，只要一條心，抗戰到底，那怕東洋鬼子軍火好，我們是不怕的，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我們的。

——對了！我們要一條心。

——我們大家要幫助弟兄們作戰。

——我們用大家的力量來打到東洋軍閥。

班 好，我們趕快把受傷的同胞們救起來，送到後方去！（大家動手）

羣 好，我們大家來！

班 再把漢奸帶過來。

兵 是。

班 好，你當漢奸，爲了你一個人，出賣了全村的老百姓，你這狗入的。

甲 你出賣了我們全村的人，你把我們的家毀了，你把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殺了，現在你也該後悔吧，你這狗入的。

——我們打這個狗入的漢奸！

——我們打這個狗入的漢奸！

——打呵！打漢奸！

——打呵！打這個王八蛋！（大家動手）

班 諸位同胞，請等一等。兄弟要說句話。

翠 大家聽班長說話。

班 諸位，他出賣了我們，出賣了整個民族，出賣了中華民國，我們應該打死他。但是我們打死了他一個，是不夠的，他們一定有很多的同黨，我們要從他身上找出更多的漢奸來。我們要更嚴重地對付他。

翠 對了，我們要更嚴重地對付他，要他說出同黨來。

——我們要捉盡漢奸！

——我們要殺盡漢奸！

——我們要大家聯合起來檢查漢奸！

班 對了！我們現在是站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不願意死，不願意做亡國奴，便得和敵人拚命。我們大家不要怕，我們大家要一條心。同胞們！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羣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班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打倒侵略我們的日本軍閥！

羣 打倒日本軍閥！

班 我們還要打倒狼心狗肺的漢奸！

羣 打倒狼心狗肺的漢奸！

（此時大家很可以圍起來參加合唱。）

歌

（一）

同胞們，快快起來殺敵人！他們已經扼住我們的咽喉，要我們的死命。我們——要不
一條心，把這些強盜賊子趕出去；眼見得，血肉橫飛，全村變灰塵。

（二）

同胞們，快快起來，捉拿漢奸們！他們已經引狼入室，認敵作父親。我們——要不一條

心，把這些漢奸賊子捉起來；眼見得，國亡無日，奴隸準做定。

(三)

同胞們！快清醒！大家起來打倒東洋狗，捉拿漢奸們。大家一條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抗戰到底，保衛國土，全靠我們每個老百姓。

——幕——

掃射

陳白塵

馬路上牆倒屋塌，靜悄悄地沒個人。遠處隱約見到沙袋等防禦物。附近傳來槍聲。

一羣難民從另一牆角後輕步掩上，東探西望，想逃過去。但又畏首畏尾，趑趄不前。

突然一聲槍響，大家都蹲在牆角下不動了。從遠處跑來兩個日本兵和一個漢奸。

日本兵一（端槍衝過來）什麼人，是？

（大家都退縮着不敢講話。）

日本兵二（兇惡地挺着刺刀）支那人殺！

難民一 (挺胸) 我們都是逃難的!

日本兵一 唔(轉頭問漢奸) 好人壞人——他們?

漢奸 (搖頭) 靠不住。難民專會搗亂!

難民一 (抗議) 我們都是好人!

漢奸 哼, 好人——我看你們都是便衣隊! 讓我搜! (逐一搜查難民身上, 搜不出什麼, 手就是一拳, 打倒在地。然後再加上一脚。日本兵更隨意用槍桿刺刀毆打着, 難民們忍痛呻吟, 不敢出聲。漢奸搜到一個抱着孩子的女人, 便週身亂摸。)

女人 (驚叫) 哎呀……

漢奸 (嘻皮笑臉地) 嘿, 媽的, 還沒碰着哩, 就疼啦?

難民一 (憤怒地衝過來) 媽的皮你幹嗎?

漢奸 (轉身對他一拳) 你敢反抗? (對日本兵) 他要反抗! (日本兵槍刀齊下, 將難民一打倒在地。)

日本兵一 好，你們敢反抗大日本好（再打）

女人（想衝過來救護）哎呀……

漢奸（一拳推倒她）滾你媽的！

（日本兵一二互相耳語）

日本兵一（舉槍向衆）跪下都跪下！

（難民都互相望着，沒有跪。漢奸跑來在每個人腿灣上一踢，叫難民們都順牆跪下。連仆在地上的難民一，都被勉強扶起，跪着。）

日本兵一（向漢奸）槍你的！

漢奸 有！（掏出手槍）

日本兵一 看好他們——跑了一個，打死你！

漢奸（拍胸膛）好！交給我（舉手槍向衆）動一動，要你們的命！

日本兵一（向二）走，搬機關槍來，掃射！

(日本兵一二下)

難民中老頭子 (驚惶地看看同伴) 機關槍殺我們?

難民們 (驚惶失色) 機關槍……

漢奸 (得意地) 噯, 機關槍——一排子彈把你們都掃掉!

難民們 (驚叫) 哎呀!

(女人手中的孩子也哭起來)

漢奸 (大叫) 別嚷!

老頭子 (向漢奸哀求) 大爺……大爺……您不能救救我們麼……

漢奸 放屁! 不許講話!

老頭子 大爺……可憐我們都……都是好人, 都是無家可歸的老百姓, 我們都沒有犯法……

漢奸 (暴躁地) 不許講話! 不許講話!

（大家默然，向日本兵去處張望，有恐怖色。）

老頭子（停一會又咕嚕着）大爺……

漢奸（不理他）

老頭子 大爺……我們不都是中國人麼？

漢奸（大聲叱止）放屁！——住嘴！

老頭子（泣然淚下）大爺……你不是也有父母麼？

漢奸（沒理他）……

老頭子 大爺……你不是也有兄弟姊妹，也有妻子兒女麼？

漢奸（大怒）老王八！你再說我打死你！

老頭子（固執地）我左右都是死了！大爺，你是中國人，我還是死在你的手裏！我

願意死在日本人手裏！

漢奸（氣得沒話講）我偏叫你死在日本人手裏！

老頭子 唉……我就死在日本人手裏罷……可是大爺……你也有父母兄弟，也有妻

子兒女，您就不替自己想想麼？

漢奸 （向老頭子虛踢一脚）放屁！

難民一 （向老頭子）爸爸！你跟他說什麼！——他是漢奸！

漢奸 （對難民一狠狠地踢一脚）滾你媽的！——放屁！

老頭子 （苦痛地）大爺，你別踢他，看日本兵來了，您行行好，先把我打死了罷！我要死

在中國人手裏呀！

難民們 您打死我們罷！我們……

漢奸 （恐怖而憤怒）不許噪……

（日本兵一二上，抬來一架機關槍。）

日本兵一 哇啦哇啦什麼事體？

漢奸 （吞吐）沒有什麼……

日本兵二 站開！（架好機關槍，頂備放。）

日本兵一 （猶笑着）支那人！送你們回老家去！（叫口令）一——二——

漢奸 （突然攔住）慢點……

日本兵一 （大怒）什麼事體——說！

漢奸 （指難民一）除了他，是個壞蛋；別的都是老百姓，放了罷！

日本兵二 說什麼，你？

日本兵一 （盯住漢奸）唔，你說的——放他們？

漢奸 （陪笑）是的，放了他們罷！

日本兵一 你要放他們？

漢奸 （笑）是的，是的。

日本兵一 （隨手一槍，將漢奸打死。）狗東西！

（難民大驚。日本兵二扶機關槍。）

日本兵一 (踢開漢奸屍) 一——二——三!

(機關槍向難民羣掃射。一陣驚呼狂號之後，難民們全都倒身在自己的血泊中。)

(日本兵停了機關槍，猶笑着立起來，用腳踢那一具具屍首。踢到女人，女人還緊緊抱孩子不放，痛苦地呻吟着。)

日本兵二 這個，這個沒死!

日本兵一 (一刺刀戳進女人胸口) 殺!

女人 (大叫一聲，倒身在別的屍首上。但孩子還緊抱在手中。) 呀……

日本兵一 (審視) 哼哼! (用刺刀將孩子戳死，隨手高高地挑起來，大笑。) 哈哈!

(孩子狂叫一聲，手足舞動了一下，死了。)

(女人聞聲自屍身上撐起，按住創口，想來奪孩子。日本兵故意退一步。)

女人 (狂叫一聲) 哎呀…… (又仆在地上)

日本兵一 (將孩子摔在較遠處) 去罷!

女人（再抬起頭來，向孩子屍身處爬去）……

日本兵二（等女人爬到孩子跟前，剛抱住他，便一刺刀戳死了女人）哈哈……

（日本兵抬機關槍下。）

（難民一漸漸抬起頭來，茫然四顧。慢慢爬到漢奸身邊，拾起他的手槍。）

難民一（向觀衆）諸位弟兄們！別再逃難了！逃難是死路一條！看見嗎，（指屍首）我們都是逃難的！逃到鬼子機關槍底下來了！逃，也是死。不逃，也不過是死——我們幹嗎要逃？有一條命，不能跟鬼子拚一拚麼？

觀衆中應聲 對拚一拚！

難民一 好！怕死的不得生，拚死的才得活！兄弟們（舉起槍）誰要死裏求生，就走！跟日本鬼子拚命去！

觀衆（一擁而上）走！跟鬼子拚命去！

（衆人隨難民一向日本兵處衝下。）

——幕——

附記：戲是到這兒完了。但演戲者的工作並沒有完。大家隨難民一齊衝下去以後，怎麼辦呢？——首先，得把羣衆組織起來。所以，演完這幕戲以後，應該抓住羣衆情緒，隨即開個討論大會，進行一個民衆組織。——萬一做不到這點，起碼也得接着來一次演講，把這意思宣傳一下。演劇者的工作才能算完畢。

作者。

漢奸末路

姚曉時

時間：一九三七年八月中

地點：上海某租界

人物：馬老寶 四十歲

紗廠男工 念多歲

小牛皮 念五歲

女工 十幾歲

談老三 三十七歲

救護隊員 二十七歲

搬夫甲 念多歲

搬夫乙 念多歲

佈景：是在露天，不拘何種形式：弄堂口或馬路僻靜處，或空闊草場上，或是老虎灶

附設的小茶館門口都可以。

戲開始時：馬老寶與小牛皮談老三並着肩膀，擠着頭，且談且走地過來，模樣兒很神祕，好像怕人偷聽似的，不時回頭左右盼顧。

馬 喂，你們瞧，那邊馬路上。

小 （手裏拿個衣包）他媽的，難民不少啊！

馬 （冷笑）哼，這批難民呀，大多數是紗廠工人，全是昨天從楊樹浦一帶逃出來的，直到今天還沒有收留他們的地方呢！（得意地微笑）

談 嗯！這倒是個很好的機會。

馬 可不是嗎，所以你們現在混進去頂泰山，（註：滬語靠得住的意思。）頂有把握；如果等他們有了收容地方，那就難了。

談 對了，而且還不容易帶他們走呢。

小 那末倒底我去還是老三去。

馬 我看……還是你們兩個人一道去，你呢，裝難民混進去，勾他們出來；老三，你就站在旁邊望風，（駐滬語：守望的意思。）看見難民救護隊里的人，你馬上發鈴子（註：流氓切口，其意即打暗號。）給他！

談 曉得，曉得有我在旁邊望風，包你沒事兒；（對小牛皮）你儘管放大胆子幹着，祇要不露出馬脚來，那就準不會鬧亂子的。

小 我知道，老寶，來來，我們先來商量商量，你說，我怎樣可以跟他們交口呢？

馬 這還不容易嗎！

小 他們看見我是生人，也許不相信呢？

談 （偏要插嘴）咳！你先得要跟他们打熟了，就好辦了；我告訴你，你假裝也是個紗廠工人，他們如果問你，你就瞎說是什麼廠裏逃出來的，等到打熟了，然後你再用話去

試試看。比方說，像這樣沒有吃，沒有住，坐在露天風吹雨打的，總不是個好辦法囉；或者，造個謠言，喂，馬老板，我看可以造個這樣的謠言，就說難民收容所是騙人，是在外面騙錢，不會收留他們這班苦人的，他們這一聽啊，一定會急起來，那你便可以趁此引他們出來了。

小 （起先不服氣，後來也不覺點頭微笑。）對了，假使一害怕，這事情就成功了，祇要再用「達拉司」去引誘一下，我看這班傢伙，十有九個會上我的勾；不過祇怕是他們聽了這個謠言並不急，操他媽，那可麻煩了！

馬 你要他們急，這還不容易嗎？

小 另外有什麼方法呢？

馬 昨天大世界門口，不是從中國飛機上落了兩個炸彈下來炸死了很多人嗎？這個你又可以吹牛了。你可以說，這是中國飛機看準了丟下來的，有意要炸死他們，你還可以造謠言說，今天說不定還會來丟炸彈，這一嚇，你一定可以帶他們走。

小 這恐怕會給他們觸穿吧？

馬 傻瓜，這班東西懂個鷄巴。

小 好，我就去，喂，你們看我這個樣兒，像不像難民？

馬 他媽的，難道還得在你頭上寫着「難民」兩個字才像嗎？

談 哈哈，小牛皮你真是不懂吹牛皮啦。

小 你不要專門埋怨人，你自己也得提起精神來才成啦，嘴巴用我的，眼睛得要用你的了，可別老槍（註：即鴉片烟鬼。）式的沉着臉兒打磕睡，給他們拔出苗頭（註：流氓切口，意即看出破綻。）可不是玩兒的。

談 啊，你放心好了；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我看難民救護隊里這班小鬼，都是些學堂里出來的小孩子，這班傢伙不是頂容易對付嗎？不是我談老三吹牛，咱們眼睛一霎，嘴一歪，就可以把他們混過去了，你還把他們放在心上。你真——

小 唉，不是——

馬 (急燥地) 呵, 得了, 得了, 嚕嚕個鷄巴, 快點走吧; 我在那邊小茶館里, 等你們回音, 把上了勾的帶來見我; 可是別找上了那些老頭兒。要那些年青力壯的才有用處, 還有那些——

談 (見有人走來即打斷馬的話) 哼! 有人來了, 喂, 小牛皮, 我們走吧。

馬 老三, (從身邊取出個紙包) 這個帶去。

談 這是什麼?

馬 你別問, 你過去把這包裹的東西, 順便放進難民喝茶的那個缸里, 懂嗎?

談 (會意地微笑) 哦, 知道了。

小 (和馬互相使個眼色, 便跟老三走了。)

(馬老寶拿出香烟來, 靠近牆角燃着了火, 同時搬夫甲乙垂頭喪氣地上場。)

馬 (突然地) 喂!

甲 (吃了一驚) 哦, 馬老板。

馬 上那兒去？

甲 (苦笑) 那兒去，還不是空着肚子睡馬路嗎。

馬 (故意地) 你們家呢？

甲 家在虹口，怎麼能過去，日本兵在那兒到處亂殺人。

馬 我不是聽說你還有個老婆嗎？

甲 別提啦，前天早晨帶着我老婆，空着兩雙手逃出來，跟着很多難民一同想逃到租界上來；倒霉的，不想在路上偏偏碰到日本兵敗下來，殺不過中國兵的氣，就發在我們身上，對我們一陣亂殺，我和老婆就在大家亂逃的時候冲散了！我到處尋找，直到現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馬 那末你現在預備怎麼辦呢？

甲 還有什麼辦法，過一天算兩個半天，弄到毫無辦法的時候，乾脆就上前線和日本兵拚了！

馬 啾啾！（冷笑）

乙 現在能夠找點活幹祇要有口飯吃也就好了，偏偏連在租界上，找點小事也難弄！

馬 要找工做，我想總可以，我這兒有很多事，正想找人幫忙呢。

乙 （大笑）呵，馬老板，那末我也去好不好？

馬 好呀，不過隨便什麼事，我叫你怎麼做，你就得怎麼做，不能——

乙 自然囉，以前你馬老板雖然沒有找我做過，不過毛發（指甲）他是一向知道我的，我從來不偷懶。

甲 （冷冷地）馬老板到底叫人幹什麼去呀？

馬 幫人家搬東西。

乙 在那兒呀？

馬 在虹口。

乙 唔，給人家搬家嗎？

馬 不是。

甲 是不是又給人運米？

馬 曄，不過不全是運米，另有許多別的事情。

乙 這個，運米是從虹口運到那兒呀？

馬 不是虹口運過來，是從曹家渡五角場運到虹口去，

乙 虹口還有誰家要米？

馬 你去就去，管它呢！到了那邊還有別的事情呢。

甲 （對乙）阿唐，我們走吧。

乙 我……（微搖頭，叫甲別去，乙不懂甲的意思。）

甲 你不走嗎？我先走了。

馬 （恨恨地對甲）毛發，你要怎麼樣？

甲 我——我想去找我的老婆呀。（回身就奔）

馬 (厲聲) 喂，慢着。

甲 幹什麼？

馬 我有話跟你說。

甲 現在就快說吧。

馬 你到那兒去找你的老婆？

甲 那邊有批難民，先過去看看再說。

馬 我想不會有的。你們不是在虹口走散的嗎？我看你就跟我到虹口去找她吧。你如果肯做工那邊有二塊錢一天，不是可以賺點錢嗎？

甲 我不去。

馬 怎麼，你不想找工作做嗎？

甲 這種事我不幹！

馬 那末連米你不去？

甲 (搖搖頭)

馬 你不要不識時務呀，這時候不弄點錢，往後想到錢用，就沒有機會了；我倒完全爲了你想法子，我自己不過做個中間人，老實說沒有多大好處的。

甲 你的好處，我管不着，我不願幹，我不想發財，我不去。

馬 你不想發財？那末，你以前怎麼會跟我們去運米呢？

甲 (憤怒起來) 以前，以前我不知道你們幹什麼勾當，誰知道我們搬運的糧食是買給東洋人的，我們以爲叫我們搬運米糧的，一定是位大老板，誰知道原來是個大奸商；早知是給漢奸利用了當走狗，甯可餓死也不願幹！

馬 (冷笑不止) 哼！甯可餓死也不幹，真的挨起餓來，恐怕沒有像這樣說的漂亮了吧？

甲 這有什麼漂亮不漂亮，現在不是已經餓着肚子嗎？哼，別瞧我人窮，志氣可並不窮，爲了錢，橫着良心去當走狗，那可不算人！

馬 (氣極) 好，很好，我瞧着你；以後你可別想在上海找工做，你如果還想在這個碼頭

上要飯吃，哼！那可不要碰着我，老實告訴你，有我馬老寶在這兒，你可別想活！

甲 你不讓我活，你有什麼法寶，你可使出來，我在這兒等着瞧你；要不然，請你先瞧瞧我的顏色。

乙 毛發，你不要這樣慫。

馬 你打算怎麼樣！（逼過去）

甲 我——我要你死，（說着搶上一步，把馬的帽子搶在手里。）這就是你當走狗的證據，阿唐你快去叫警察去。

馬 你敢，（急急摸出手槍）你們要命嗎！誰如果活的不耐煩，就去試試看！（甲乙被逼後退）你的顏色呢？拿出來呀！（此時前面的難民隊裏忽然有亂哄哄的聲音，馬慌急。）快把帽子給我。（甲不肯交還，馬更逼近。）

（接着談老三隨着一片喊打聲逃上。）

後面擊來聲音 抓住他！別讓他逃了，追上去啊！

馬 (拖住談) 老三，怎麼了？

談 糟了，糟了，出毛病了！

(甲乘機奪馬的手槍，馬與談圖逃，被甲止住。)

甲 不許動，誰想逃就叫你們都死！

(紗廠男女工人與羣衆上場。)

女 (指談) 就是他！就是他！

甲 朋友們，他也是，他是條大走狗！

衆 打呀，打死他！(擁上去)

甲 慢，朋友們，這條狗太可惡了，讓我先來講給大家聽聽。他的名字叫馬老寶，是個管搬運工人的包工頭，一向在虹口匯山碼頭這些地方，替東洋人招工運貨的；近來上海有些奸商把糧食賣給東洋人，也是他包運的。前幾天，他叫我們到曹家渡萬順米店里，裝運了兩卡車米到匯山碼頭，當時我因為不曉得，所以上了他們當；今天我在這

兒碰到他，這狗又想引我去，還說什麼到虹口幫東洋人做事情，有兩塊錢一天，他用錢來引誘我們，還想威逼我，你們看可惡不可惡！現在他的手槍已經奪在我手里了，還有他當走狗的證據，也在我手里，現在你們大家看看，這走狗的證據。（高舉起手裏的帽子，在帽子的裏層的頂上露出一紅的圓點。）

女 哦，原來他們是一夥兒，這老槍也是個壞蛋，我親眼看見他，把一包包藥粉偷偷地放進那邊的茶缸裏面去。

男 好狠的心！你媽的想毒死我們難民嗎？（把談打在地上）

衆 （擁上去）打呀，打呀，打死他們啊！

（此時難民救護隊員上場。）

救 什麼事，喂，大家不要瞎打！

衆 （亂做一堆，祇顧亂喊亂打。）

救 （拚命擠進人叢裏，大聲嚷着）大家不要打，聽我講話，喂，不要亂打！把大家攔住

了)諸位,我們先應該問問明白——

男 (不服氣)已經很明白了,確實是漢奸,還問什麼!

救 不對,既然知道確實是漢奸,那就更應該問得詳細一點:因為這班漢奸,決不就是这样一兩個,他們一定還有許多同黨,而且或許會有漢奸的機關,假使你們馬上把他打死了,那末什麼也問不出來了!現在既然抓住了漢奸,必須叫他招出來,他們的同黨,他們的機關,然後我們可以一網把他們打盡。

衆 對哪,叫他們招出來!

男 快點招出來。

談 我——我是不知道的。

女 他是下毒藥的。

甲 他們是一夥;他是招工的工頭,一個大漢奸!他一定知道。

救 叫他先講,他們的同黨在什麼地方?

男 講，快說！不說嗎？不說，老子就揍死你！（說着就打）

馬 啊呀！別打呀，我說我說。

救 讓他說，你的同黨呢？

馬 就祇曉得一個。

救 到那兒去了？

馬 混在那邊難民裏面。

女 混在難民裏邊幹什麼？

甲 不是招工，定是下毒藥！

救 是不是招工？

男 （猛然大悟）啊呀！

救 諸位別吵，我還有話說。（衆漸靜）諸位，請鎮定一點，聽我幾句話。我們前線的勇士們，整天整夜的在跟敵人拚命；我們後方的民衆，幫助政府來偵查奸商，制裁漢奸，本

是應盡的義務。但是，諸位，我們不能這樣瞎幹，這樣的亂打是沒有用的。我剛才已經說過，漢奸走狗決不會祇有這二個人，他們有同黨，有機關，所以我們要一網打盡它！不過這樣還是不夠的，我們應該更退一步的想想，爲什麼一樣是中國人有的會變成漢奸呢？能夠明白了這一層，那纔能夠找到清除漢奸的最根本辦法。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那必須要發揮我們民衆與政府共同的力量，我們大家必先組織起來。有計劃有指揮的去幹，才能使漢奸走狗無機可乘。假使你們這樣，祇曉得拳頭痛快，那有時候甚至於錯打了好人，這就反而給敵人笑話了！

衆 對的，我們要組織起來，打倒漢奸！

救 諸位，但是我們也不必大家全去打漢奸，我們可做的事情多着呢！你們瞧，那邊馬路旁邊不是有很多難民嗎？但是諸位，這還不算多，還有幾千幾萬，像這樣露宿在馬路旁，弄堂裏，或是流浪在街頭，扎掙在敵人手裏。這不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嗎？這些同胞不是很可能的受敵人利用嗎？諸位，剛才就是個很好的教訓，假使我們的避難同

胞，也有組織，有訓練的話，那末，剛才混在裏面招工的那個漢奸，一定逃不了，大家也決不會弄得亂哄哄。所以，我希望諸位趕快的組織起來，每人就近自己的職業，環境，技能，找一項後方工作來訓練自己。那末，我們民衆才能和前線將士們連成一氣，才能應付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才能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

女 先生，我不願意在這兒當難民，白吃飯不做事，我願意幫助人家做事情！

男 我要去跟敵人拚命，請你把我送到前線去！

衆 把我們組織起來，我們大家要工作！

救 諸位，請你們靜靜，你們要知道，這兒是租界，在租界上是不許我們開會演講的，現在我們再不能多講了。諸位，既然都願意組織起來，那就請各自去加入別的團體，或是自動的組織起來，現在把漢奸交給巡捕，移解到公安局去辦理，大家快走開吧。（飛機聲）諸位，敵人的飛機又在我們頭上了！我們別集在一起，大家各自散開！

——幕——

專門造謠

方岩

人：

衙堂巡捕

娘姨

難民甲乙

難婦

青年演講員甲乙

聽眾苦于

小孩

景：

一個寬大的衙堂口，牆壁的一面，掛着召租的佈告牌，牌上貼着些破碎的淡紅的召租條子。街口浮動着出來觀風的居民。

難民 (放下肩上的包袱，站在街口。)

巡捕 喂！走，走，這兒不能再留啦！

難民甲 謝謝你，讓我們在這兒休息一會兒，她們（指女人和小孩）的兩條腿，的確不

能再走了！

巡捕 不，不，這兒又不是難民收容所！快走！（揮手）

難婦 謝謝你，讓我們耽擱一會兒。

娘姨 怪可憐的，（向巡捕）這兒空着，你就讓他休息一會兒吧！

巡捕 唉……（不響，仍看報）

娘姨 （同情地向難婦）你們打那兒逃出來的？

難婦 我們從羅店逃出來，兜了一個大圈子，走了一天方到這兒。

娘姨 真可憐！你們那面情形怎樣？打得很利害吧？

難甲 利害，前天晚上起，槍聲炮聲一直沒有斷，差不多激戰了四十小時。

巡捕 (很關心似的) 日本兵打退沒有呢?

難甲 沒有!

娘姨 你看報, 這上面怎麼說? 是不是我們吃了敗仗?

巡捕 沒有什麼, 咱們打到現在, 快半個月了, 從來沒有打過敗仗!

娘姨 可是, 我們少爺看的外國報上, 說有五萬東洋兵, 在吳淞上岸, 中國兵曉都不曉得。

難乙 外國報也不一定可靠。我們就打吳淞江灣的側面逃來的, 那面有很多中國軍隊。
東洋兵要大批登陸, 絕對不可能。

巡捕 這一定是日本兵打了敗仗, 就窮兇極惡!

難甲 或者是漢奸造的謠言!

巡捕 你們那兒也有漢奸嗎?

難甲 多得很。它媽的, 就是吃漢奸的苦! 要是沒有漢奸, 東洋兵就不敢打那兒上岸!

娘姨 漢奸真害人。一個人什麼事不好做，要做漢奸。

少爺 (在樓上，探首出窗喊) 娘姨，你到對面烟紙店去買一份洋文報，快一點呀！(丟

下一輔幣，娘姨急下。)

難乙 這些人真是要錢不要命。人家都逃了，他們就躲起來，東洋人祇要化幾塊錢，他們就給他們引路，探軍情，放信號，讓東洋飛機來轟炸。羅店的慘劫，是日軍的殘暴，也可以說全是漢奸作惡。

難甲 聽說東洋兵在虹口開北吃了敗仗，沒地方洩氣，才拚命到我們那兒去轟炸，要登岸。

巡捕 你們那兒中國兵多不多？

難乙 起先小川沙一個中國兵也沒有。

難甲 羅店也祇有一百多個。不過他們都很忠勇，聽到東洋兵要來，就四面埋伏，等東洋兵衝到，一聲喊「殺」，四面的兵都出來，嚇得東洋兵東逃西竄，狼狽不堪。

巡捕 倒殺得痛快。你們都是羅店來的麼？

難乙 不，我小川沙，他（指甲）羅店，我們相隔祇有十二里路。

難婦 （撫着小孩，孩時哭。）你們不要只管談下去，也得找點東西給小孩兒吃吃，免得他老是哭。

難甲 急什麼呀，前線的將士兩天一夜沒有吃東西也沒有餓死。

難婦 他倒底是小孩兒呀！

巡捕 那麼說來中國兵又打了勝仗哪？

難甲 勝是勝了，也不必喜歡。這次東洋兵空中有飛機助戰，後面有軍艦大炮掩護，咱們祇有這一點兒兵，犧牲一定很大。

（娘姨拿着外國報要過去，又關心地駐足聽他們說。）

難乙 聽說我們這一百多弟兄，真勇敢，死不肯退，一場激戰下來，祇剩下了四個。

難甲 東洋兵死得更多，差不多死了兩千人。

巡捕 日本兵最怕死，偏偏又來送死！

娘姨 這麼說我們少爺看的外國報上，簡直是在造謠！

少爺 娘姨！報有沒有？

娘姨 啣……

巡捕 不是造謠，就是跟日本吹牛。

（青年模樣的演講員二人上，手執隊旗及地圖等。）

巡捕 （有意向青年搭話）外國報上說有五萬日本兵在羅店一帶上岸，他們（指難

民）剛從羅店逃來，說並沒有這回事。我說外國報簡直是替日本兵吹牛。

青甲 你的話很對！

巡捕 （得意地）……

青乙 其實，不一定外國報的消息絕對準確，中國報的消息就完全不可靠。這一種迷信

外國報紙的心理，現在我們應該完全打破它！

難乙 對！我們應該信任政府，應該相信中國的報紙。

青甲 除非洋奴，漢奸，才不相信。

青乙 就像這次，大家以為日本兵器好，飛機利害，一定打勝仗，可是事實怎樣？

巡捕 日本兵全是些濃泡，一遇到中國兵，就祇會像倒蒜似的叩頭。

青甲 （一面說，一面拿出一張淞滬形勢圖訂在召租牌上，許多人注視。）至於相信五

萬敵兵能在這兒（指地圖）上岸，簡直是毫無常識，沒有這樣容易的事。

聽衆 對！那有這麼容易！

巡捕 這麼說來，他們那個地方，確是很重要！

難甲 是呀！因為近海口，水陸交通又便利，可說是軍事上必爭之地。

青乙 （拿出手中的報紙）今天報上就這麼說（讀）「在我軍俘獲敵軍的軍用地

圖中，敵軍曾以箭符標明由主力軍進攻的記號。」

青甲 各位！這因為羅店是在太倉，嘉定，瀏河，楊口，寶山，吳淞，真茹之間，離海口，小川，沙

很近，敵軍倘使佔領了這地方，東面可出擊太倉，瀏河，南可襲吳淞，寶山，西攻真茹，截斷我京滬線，包圍我北江灣的軍隊；至於北面，可以進窺嘉定，直搗崑山，地勢這樣重要，我軍決不至於輕視放棄。

難乙 那兒的兵實在太少了。

難甲 要是沒有援兵開去，恐怕……

青甲 不，我們的援軍多得很！方才在路上，我遇到一位從前線剛回來的記者，他說今天下午三點半鐘，已有×師軍開到，而且由作戰極有經驗的一位虎將×將軍來指揮，我想不久就可把殘餘的敵軍，趕出羅店，趕出上海的。

巡捕 那時候你們也可以回去了！

難婦 （恨恨地）不過，我們的家已成了焦土咧！

難甲 焦土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應該在焦土上面產生出新的東西來。

難乙 那時我們應該回去，幫助我們的軍隊，在我們的家鄉，築起更堅固的堡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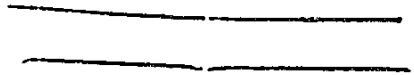
青甲
乙

對，我們應該幫助我們的軍隊，在我們的家鄉，在全中國，築起更堅固的堡壘！

少爺（在樓窗口撕報紙）媽的，專門造謠！

（聽衆愈聚愈多，交通被阻，巡捕出來勸走，演講員取下了地圖走了，難民們走出了衙堂，又在馬路上行走了。）

——幕——



開里弄會去

子幽

人：

根福娘

根福嫂

桂英

黑衣者

童軍

羣衆

小弄堂裏的後門口，根福娘坐着騙孩子。灶披間里有自來水聲，聽得出有人在洗衣。

娘（根福娘） 嗯！……！ 佢小孫孫要睏覺啦！……！

英（桂英） （由弄口走來） 好婆，夜飯吃過哦！根福嫂呢？她沒有做工去吧？

娘 在裡頭洗衣服，你找她做啥？

英 哦！有點事情，好婆，新近這我們弄堂里組織了里弄居民聯合會，要每家派個代表去參加，我想你家根福在做工，你家後樓只有兩個孩子和一位老祖母，住在亭子間的，那個人，日裏整天不在家，聽說他要到半夜里才回來的，所以還是請根福嫂去一趟吧！她很能幹，也很會說話的。

娘 不瞞你說，桂英，這種兵荒馬亂的時世，女人家在外面瞎跑瞎跑的，有什麼好處呢？

英 好婆，你放心好啦！去開一回會，討論些事情，不會有什麼危險的，停歇我送她回來好嗎？

娘 不，桂英妹，你一個人去吧！我們沒有工夫，現在她在洗衣服，一會兒燒了夜飯，還要餵孩子，你還是到別人家去叫人吧！

英 好婆，這個弄堂里每家都應該派一個人去開會，商量本弄的事情的，可是七八十家之中，肯去的只有十幾個人，她們情願閒在家里睡覺，或者打打小麻將……

娘 是呀，吃了自己的飯，誰有工夫去管別人家的閒事。

英 好婆，這不是「別人的閒事」，是我們自己的正經事情。我和桂英吃的也是自己做工換來的飯，你……你老人家怎麼……

娘 你把我們這一家抽出來好啦！比如我們不住在這弄堂里又怎樣呢！

英 不住在這弄堂里，我們就不會來跟你老人家嚕囉了。不過別的弄堂也一樣有居民聯合會的組織的，每家都像好婆的意思，抽出來，不算在里頭，那根本就不……不……

娘 不！不！不要再多說啦！（生氣）我們沒有工夫。

英 好婆，你先別生氣，我不是跟你吵嘴來的。如果根福嫂真沒有工夫，也只好不去，不過這聯合會開成了，並不是我桂英一個人有好處的。

娘 開這種斷命會有啥好處？你倒說說看，有啥好處？（睜圓了眼睛，像要吃人一樣。）有好處的事情，我爲啥不放她去呢！

英 (心裏暗自好笑) 好處嚟! 多得! 譬如我們這弄堂里各家相互担保, 都是好人, 不讓壞人——漢奸進來搗亂, 不然, 暗藏漢奸, 不去報告, 給查出了, 那二房東就要受累呢!

娘 ……

英 假如東洋飛機來甩炸彈, 我們就一道想法子避免他, (低聲) 要是全弄有一家不熄燈, 給他看見了火, 那全弄的人都要炸光呢!

娘 ……

英 譬如東洋兵放嗅砲, (即毒瓦斯) 我們都沒有錢買幾塊錢一架的防毒面具, (低聲) 就是幾角錢一架的也買不起呢! 那我們就要求居民聯合會辦一個防空防毒講習班, 教我們不買面具也可以防毒的法子, 還有, 要每個人都懂得……

娘 夠了夠了, 這裏本來太太平平的, 你希望有漢奸來搗亂是不是? 東洋飛機還沒有甩炸彈, 放嗅砲, 你希望他來是不是?

嫂 (根福嫂到後門口) 媽衣服洗好了, 夜飯也燒好了, 孩子讓我來抱吧! (轉眼見桂

英) 桂英, 爲啥不來裏邊坐坐。

娘 孩子睡着了, 讓我自己去吧! 你看好門, 不要走開。(進去了)

嫂 曉得了。

英 (低聲) 我來喊你一道去開會的, 說了半天, 你婆婆不放你走。

嫂 她脾氣固執得很, 停歇讓我來跟他說說看, 橫豎事情做完了, 孩子睡着, 去一趟也不要緊的。

英 我是這樣說呵! 不知道現在有幾點鐘了, 六點一刻開會的辰光快到了吧!

嫂 才五點多鐘, 還早呢! 這次開會, 預備討論點什麼呢?

英 想在弄堂口出一張壁報, 開個防空防毒聽講班, 還要選舉幾個幹事。

嫂 我很高興去開會, 你坐一會吧! 等她出來讓我跟她說說看。

(飛機聲, 兩人側首聽。)

娘 (突然出現,在後門口,手里仍抱着孩子。)桂英,你還沒走呀……(火起臉,對根福

嫂。)把孩子抱床上睡去,當心些。(根福嫂懊惱地抱着孩子下)

娘 桂英妹,你快一個人去吧!別再在這里嚕噓了,要再不走,我要不客氣了……

英 婆婆你別弄錯,我不是要根福嫂出去做壞事,好,那末我就走了,還有三家沒有去請過呢!

黑(黑衣者) (滿頭大汗,急忽忽喘着氣上。)根福好婆,晚飯還沒有吃過吧!(往裏面走去)

娘 沒有呢!……(見人已不在,沒有說下去)

英 什麼路道,急急忙忙的,後頭又沒有人來追你?

嫂 媽!夜飯燒好,衣服洗好,孩子睡了,你讓我出去一趟好嗎?

娘 不准去,你就不能去,再嚕噓也沒有用!

英 你看見亭子間里那傢伙,剛才的一副吃相呢?

嫂 沒有我只聽見他「碰」的一聲把門關了，我孩子給嚇得一跳。

童（童子軍）（也是滿頭大汗的）對不起，問個信，你們看見剛剛有個穿黑香雲紗衫袴的人走過這兒嗎？

娘 你尋他作啥？

童 她是漢奸，方才東洋飛機來了的時候，有人看見他放信號，我們追上來，他轉了個灣，不曉得逃到這兒來沒有？

娘 不曉得，沒有！

嫂 你作啥要說沒有呢？暗藏漢奸是有罪的。

童 對了，暗藏漢奸是有罪的。

嫂（對童軍）你自己上去看看，亭子間里那個人是不是的。

（童入）

娘 呵！那亭子間的殺千刀是個漢奸嗎？（低語思索）暗藏漢奸有罪！（突然着急）那

我們要緊吧！我們要緊吧！桂英妹？

（屋里有碰門的聲音，喊開門。）

英 不要緊的，婆婆，你心里別着急，我們跟他既非親，又非眷，他出了錢來租房子，我們早

先也不知道他是漢奸，談不到暗藏，婆婆，你放心好啦！

（喊：「開門開門！」和着敲門的聲音。）

童 （在內）呀，人呢？亭子間里的人呢？

黑 （很快的，從客堂里逃出，桂英根福嫂兩人抓住他的左右臂，給他一洒，兩人跌得遠遠的，根福娘撲過去，自己先跌在地上，拚命抱住他一只脚，桂英和根福嫂又撲上去，抱住他的左右臂。）他媽的！

桂英和根福嫂同時高聲喊 捉漢奸呵！捉漢奸呵！

娘 殺千刀的，原來你是漢奸！

童 （急忙追出來，撲去一把領圍，把漢奸抓住，羣衆要擁去打他。）不要打！不要打！讓我

來查查他看有沒有證據。(從他口袋里搜出日本銅板一枚，暗記號紅布一塊，及鎖匙一個。)

羣衆一 有證據，有證據，他確實是漢奸，我們打！我們打！

童 慢打！慢打！把他送到巡捕房轉送到軍法處去，你們把他抓住，讓我到他住的房里去搜搜看，有沒有別的更重要的證據。(下)

娘 有罪嗎？(聲音發顫)有罪嗎？我剛剛說的不知道，沒有這個人，要緊嗎？
嫂 媽！你到里頭去躺着吧！你進去吧！

(羣衆抓緊漢奸，在騷擾中，聽得清幾個人的談話聲。)

—— 所以我們要有個里弄居民聯合會的組織呵！不然東洋飛機再來，讓漢奸放個信號，一炸彈我們全死光。

—— 對了，今天下午六點一刻，本弄就要開一個居民聯合會，每家相互担保，把不三不四，沒有來歷的人攆出去。

英 婆婆，你聽見他們說的嗎？有了里弄居民聯合會就可以少吃這些苦。

童 （搜出綠電筒一，炸彈一。）好！證據更多了，這是夜里東洋飛機來時放信號的，這是要炸死我們老百姓的，我們把他送到巡捕房去吧！（童軍緊抓漢奸，羣衆跟着下。）

——開會的時候快到了，我們大家去開里弄會！

——好的，老朱一道走。

英 哦！根福嫂，你去嗎？你問聲婆婆看。

嫂 媽，你讓我去開會嗎？一回兒就來。

婆 （還是索索抖着，兩手捧住了臉，坐在矮凳上，抬起頭來，眼珠轉個圈。）好的，你去吧！去了就來，就來吃晚飯。

——幕——

改良拾黃金

夏 縻

時：隨時

地：隨地

景：任何背景

人：化子

化
 (開場，化子握着竿子，一步一斜地出來。)

唉！昔日里穿羅吃得好，到今天光棍一條，都只爲東洋倭鬼動槍刀，弄得我顛顛倒倒。小子姓胡名圖，家住江南寶山縣，頗有家財。一家七口，快樂逍遙，倒甚舒服。不料今年八月十三，東洋倭鬼，不講道理，興動大兵，進攻上海。九月七號，寶山失守，我一家七口，只逃出我胡圖一人；父母妻子葬身炮火，想來好不淒慘也！(哭)

化 小子一人逃得命來，身上分文未帶，每天拿着竿兒沿門求乞，今早起來尙未討得一飽，不免街前街後去拜求施捨。（走着）

化 （唱叫化腔）老爺太太，少爺奶奶，可憐我一家七口，給東洋鬼子打做砲灰，老爺太太，少爺奶奶，可憐我孤苦零仃，給我一個銅板！老爺太太，少爺……（撲地一交）

化 （撫痛爬起）他媽的，我胡圖真倒了霉啦！打早起來，肚子空空，要了半天，一個銅子也要不到。走得好好的，是那一位把我推了一交？喂誰呀？（四顧無人）

化 不好！不好！有鬼打呀！打呀！（揮竿亂舞，却仰天一交。正掙扎起來，見地上一手溜彈，拾起。）

化 我道是誰作怪，原來是你！（打介）你這傢伙不在前方去打東洋鬼子，倒到這兒來欺侮我？我雖然糊塗，可是人家欺侮我，我可不糊塗哩！（再打手痛）哎唷！（忽有聲叫胡圖）吔！那裏有人叫我誰呀？（四顧無人大驚）哎唷！真的有鬼！（拾竿持彈逃介）

化 (立定) 真倒霉, 怪不得今天運氣不好, 原來碰着鬼了! (看手溜彈) 嘻嘻! 你這傢伙, 方才跌得我好苦! (又打它, 又有聲叫胡圖) 咿! 有人叫我! 誰呀? (四顧無人, 又逃。氣吁喘喘, 立定, 又有聲叫胡圖。)

化 (四處尋找, 發現聲來自手溜彈) 哦, 原來是你, 你這傢伙嚇得我好苦! 我非跟你算賬不可! (打它手痛) 慢着慢着, 我打它, 它不痛, 我倒有些痛, 不是會事。待我來問問它。喂! 老鄉! (有聲應) 奇了, 真的會說話的, 喂! 老鄉, 你打那兒來的? (置它耳邊聽着)

化 哦! 哦! …… 啊! (向衆人) 這手溜彈說打東北來的。六年前它在瀋陽兵工廠里住着, 九一八晚上給東洋鬼子搶了去。今年八一三運到上海來打中國人。因為它是中國人做的, 不願意來打自己人, 于是便偷偷地逃了出來。真想不到小小一個手溜彈, 居然如此愛國, 令人可敬可佩! …… 我說老鄉, 你現在打算到那兒去呢? (附耳聽它) 是! 是! 真不錯! (向衆人) 我這老鄉說, 「它要去打東洋兵。」可真了不起! 喂, 老鄉! 你打算怎麼去呢? (再聽它說)

化 是是……這……這我不去……好好……我去我去（向衆人）我這老鄉說要我同它一起去打東洋兵。我說「不去。」它說「你這沒用的東西，你的父母妻子都給東洋兵打死了，你的同胞成千成萬給東洋兵殺死了，你祖宗留給你們的許多土地給人家佔去了，你還有臉活在世上，不去報仇？真是沒用的東西！我都代你難爲情！」真是，他媽的！我父親母親給東洋鬼子打死了，我老婆兒子給東洋兵打死了！（哭）他媽的，我胡圖糊塗了一世，現在可不糊塗了！我要去打東洋鬼子，我一定要跟東洋鬼子去拚！（答應）好的，老鄉，我們現在就去吧！（附耳聽着）

化 什麼慢些去……好的好的。（向衆人）我這老鄉說，它看了我胡圖一家死得可憐，很是難過，要我唱些京調給它聽，使它高興高興，可以多打死幾個東洋鬼子。我想爲了報仇，可以多打死幾個東洋兵，豈有不唱之理！（答應）老鄉，好的……嚶……唱個甚麼呢？（再聽它）

化 好……好的。（向衆人）我這老鄉問我家被東洋兵打壞的情形，叫我編個戲來唱

給它聽也罷，我來胡亂地編一個——做「路遙知馬力」不提那東洋鬼子還則罷了，提起了東洋鬼子麼，是（唱）令人可恨！算一聲，同胞們，細聽分明：家住在寶山縣內熱鬧地方，南大街第三號有我底家門。高堂上有雙親每日待奉，有賢妻有子女樂享天倫。誰知道東洋兵進攻上海，八一三，動槍砲，打我們人民；飛機大砲連連不斷，可憐我一家命喪了殘生！逃出了我胡圖單人一個，行至在馬路上我身無有分文。每日裏沿街巷挨門求乞，吃冷飯睡馬路苦度光陰。多虧了，手溜彈將我點醒，我胡圖振精神，奮熱血，拚性命，報仇雪恥，誓把那矮子兵趕滾！

化

喂，老鄉，唱好啦，好不好？……不好……要再唱……好的好的。（向衆人）我這老鄉要我再唱一個。我想咱們中國的漢奸太多，他們也不想他們是中國人，忘了根本，毫無廉恥去當漢奸，真是可恨，現在我來唱個罵漢奸吧：——做「罵毛延壽」漢奸哪！我把你這無恥的畜生（唱）未開言不由我牙根咬恨，罵一聲當漢奸無恥的畜牲，你祖先在中國你本是中國人，爲甚麼投東洋你喪盡了良心，今日當漢奸好像很

高興，又誰知落罵名永世就不翻身。死要做中國鬼，活要做中國人，落一個青史名標萬古美名存，像這等做漢奸豈無報應，有一朝日暮途窮走頭無路，那時間千刀萬剮懊悔來不及。罵漢奸罵得我牙根咬恨，有一天送你一死我才把氣平！

化 喂，老鄉，唱好啦，好不好通過不通過？（附耳聽介）嗯……是……是……不錯……對的

……應該……（向衆人）我這老鄉說：「現在中國同日本打仗，我們中國人應當抱定決心，長期抗戰，堅持到底，並且要全國的老百姓都起來參加，前方兄弟要同後方民衆合作，一起來保衛國土，齊心抗戰，才有出路；我這老鄉叫我唱個保衛領土全民抗戰的小調歌，好吧，現在我來唱吧——做「新蓮花落」

我們都是受人欺侮的好朋友，（好朋友）

採枝花兒開，一個一枝蓮花；

一口氣也不敢透，（不敢透）

兩枝花兒開，花開來蓮花落，一齊落蓮花，

東洋鬼子下毒手，（下毒手。）

三枝花開，兒三個三枝蓮花；

殺我同胞佔領土，（佔領土。）

四枝花兒開，花開來蓮花落，一齊落蓮花，

要求出路大家一齊來動手，（來動手。）

探枝花兒開，一個一枝蓮花；

軍民聯合一道兒走，（一道兒走。）

兩枝花兒開，花開來蓮花落，一齊落蓮花，

長期抵抗來奮鬥，（來奮鬥。）

三枝花兒開，三個三枝蓮花，

打倒東洋才有救，（才有救。）

四枝花兒開，花開來蓮花落，一齊落蓮花。

化 看看，探探，看看看看，探探探探，看看探探，看幾枝蓮花開，探幾枝蓮花落，一齊落蓮花，
 化 喂，老鄉，唱好啦，夠了吧！（附耳聽介）

化 噢……好的……一定唱。（向衆）諸位前方回來的弟兄很是辛苦，爲國殺敵，光榮
 的受傷回來，它是非常敬佩，叫我唱個慰勞歌，慰勞諸位，表示一點敬意，然後它要同
 我一塊兒殺敵去了。（唱慰勞歌）

（如在收容所，則改歌「打回老家去」劇詞可改成：「我這老鄉說要動身前去打
 日本了，要我唱個「打回老家去」大家聯合起來，一起打回老家去，唱」——

化 啊諸位！唱得不好，實在不好，請諸位原諒。現在時候不早，馬上要去打東洋鬼子去了。
 諸位再見：（唱搖板）「催馬加鞭打東洋……唐欠，欠，唐欠，冬欠，唐欠，不懂唐！
 （化子執手溜彈，騎竹竿入）

——幕——

附錄

戲劇在抗戰中

歐陽予倩

一 戲劇在抗戰中

戲劇運動者，素來都是以都市爲中心，以智識階級爲對象，想要把戲劇推行到小市民層那似乎不容易，所以大家的活動範圍，只限於一兩個影戲院。

這不能全怪幹戲劇運動的人們，客觀環境也緊逼着他們不得如此，可是這是過去的話。

大砲響了，神聖的民族抗戰開始，給了戲劇界一個解放的機會，他們日常的生活在上海這個前綫的都會中停頓了，他們遂立刻感覺到國防戲劇發展的時機已到眼前，大

家便立起遂行其使命。

當話劇界救亡協會成立的那天，有人曾經以為戲劇在抗戰中沒有用處，主張不如大家去參加慰勞和救護工作，當時曾引起激烈的爭論。

事實勝於雄辯，救亡演劇隊接二連三地出發了。儘管他們的組織不是十分完美的，確適合着非常時期的需要，這是戲劇界一個大轉變。從錦繡叢中到了十字街頭；從上海深入了內地；從都市到了農村；從社會的表面，漸向着社會的裏層。從各種不同的環境中，可以得着豐富的新經驗，這種新的滋養料，可以使今後的戲劇改換一個面目。

在編劇方面，可以吸收，運用許多新的題材，可以運用從來不形之於筆墨的對話。這就是說內地城市和村莊的生活反映到戲劇文學作品中，會有一種新的色彩。其次，形式方面，因演出和表演順應內地的小市民和勞苦大眾的環境和欣賞力，不能不隨時有所斟酌，於是新的格局自然可以形成。

從種種方面看，我以為戲劇界這一次的轉變，只要經過相當的期間，必定有新的，豐

富的收穫，可以反映在將來的作品裏面。這不僅就出發的隊伍說，就是在上海的隊伍，他們在傷兵羣中，在難民隊裏，隨時隨地起着作用。於是證明了戲劇在抗戰中的價值，而成爲教育的、宣傳的有力工具。

昨天我得了從福建廣州兩處來的信，那裏街頭演劇頗爲活躍，效果也很好。人們素來以上海爲戲劇運動的中心，很少注意到其他各地戲劇運動的動態。將來戰爭結束，中華民族得了澈底解放的時候，集合各處的劇人舉行一次戲劇節，一定是洋洋大觀。

這次戰爭，給與我們的戲劇界的利益真是不少，就是故步自封的舊戲界也被砲火打醒了。有好些青年伶工們深深感到了從來所表演的戲，不足以應時代的需要，他們渴望有新的組織，要求改革。有人來和我商量，要我把平日的理想和計劃，作具體的實驗。

戰爭本來可以毀滅文明，也可以產生文明。我們這回爲民族生存而抵抗侵略，不惜焦土作戰，我們新的生命就在這裏。舊時屈辱的生命，從此毀滅了，獨立自由的生命由此得來，偉大的將來，永遠的幸福在我們面前。戲劇界的同志們，努力舉起革命的烽火。

二 關於戰時戲劇

戰時的戲劇和平時的戲劇有甚麼分別，當然很難說。戲劇始終是戲劇。

可是戰時的戲劇，的確和平時的戲劇不同，因為在戰時，我們的戲劇要強調抗戰的意義，其他平時所演與抗戰沒有直接關係的社會問題劇，都變成次要，風花雪月一類的東西當然更不用說。

抗戰中的戲劇，也不一定全要以戰事為題材，凡屬反日帝國主義的材料都可用。還有反封建的材料也非常要緊，因為在民衆當中，封建思想的勢力，還大大的在作祟：譬如真命天子之說還暗中在流行，我親自聽見「神州赤縣有德者居之」等類的話，甚至於以為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充其量就是日本人來做皇帝好像也無不可，只要他們愛民如子。這種見解，在上海的青年間，當然聽不見，便以為絕無，只要一到內地，尤其是北邊，便有力地隱然在遊離着。還有「各為其主」的說法，十足表現數千年來專制帝王和割據諸

侯所造成的奴隸道德。外族入據，更利而用之，那還成話，再如「受人錢財，與人消災」這種話，雇主們以此驅使他們的奴隸，而不許稍有條件上的保留，綜合以上的幾種意識來看，是不是有造成一羣十足的漢奸之可能？所以我們在反帝國主義的同時，要極力把這些作怪的封建意識根本加以掃蕩，至於應如何辦法，如何利用戲劇以從事於這種工作，一提到便要涉及編導和表演的種種問題，此時不暇具論；所可說的，只是在原則決定之後，應當根據宣傳的對象去選擇方法。——對都市的工人和小市民應當怎麼樣？對農村民衆應當怎麼樣？——這最值得深切研究；而且這個問題的解答，不是坐在書室裏伏在案頭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在抗戰時期，一切都是緊張急迫，差不多沒有仔細思考的餘地，——就有仔細思考的餘地也沒有用，——甚至於連粗淺研究的餘裕都沒有，所以只有從實際上積累我們的經驗。

表演技術也有許多現成的，我們儘管大膽應用，遇着走不通的時候，也不妨加以變

更，此處我想簡單提出幾個要點：（一）要有戲劇的趣味，呆板的說教易使人厭倦；（二）要爽快；（三）要流動；（四）說明要簡潔；（五）着重之點要善於重複。

除掉以上幾個要點，還有要注意的一件事，凡屬每一個問題發生，要用戲去宣傳的時候，總是非常急迫，何況是在戰時！匆匆忙忙地趕是沒有辦法的，這在舞台經驗多一點的導演和演員，還可隨高就低敷衍得不致太顯漏洞。才演戲的可就難說，所以膽子要大，研究要勤，不宜給觀眾看太過粗濫的東西，以免失去了信用，不易收回。其次就是不可太好新奇，只要誠懇懇求其在經驗中找着最好的方法，這就是技術的基礎。

戰時戲劇沒有一定演法，上台的人又多半不是十分熟練的演員，觀眾又常常變換，這是相當難於把握的。只有邊作邊想，自然一步一步得到成就。

從民族戰爭談到兒童劇

田 漢

偕男女友人數輩訪聞北戰綫時，曾會過孫元良先生，并承他邀我們在他的帳幕裏聚餐，他說：

「大家何妨吃吃我們軍隊裏的東西？」

據他告訴我們敵我兩方最前線的士兵，因為戰事過於激烈，常有數日不食，以至餓死的。就是平日，也因為炊烟容易被發見的關係，白天絕少舉火。士兵每天祇吃早晚兩頓飯。比起來那天在那兒吃的當然是相當好的東西了。當我們慨歎於士兵們的辛苦的時候，他起來說：

「不過現在好了，他們沒有飯吃的時候，可以吃一種特製的硬麵包。」

爲着讓我們也嘗一嘗，他進營幕裏去拿那種麵包，但拿出來的除了硬麵包之外還有一盒朱古列糖。他告訴我們這是一位小姑娘送來慰勞他們的。他還翻出那小姑娘的照片給我們看。那是一位天真美麗的孩子，照片反面很稚拙地寫着她的名字葉秀蘭。她是那樣的激勵着這些戰士們爭取中華民族偉大的前途。我們很甜蜜地吃了那些朱古列糖，但心裏感着一種慚愧，這是小朋友們慰勞前線戰士的啊，我們怎麼好意思吃？要吃，我們就得準備做前線的戰士！

二

小朋友們是天真無垢的。但隨着環境的決定，他們可以成爲天使，也可以成爲魔鬼。我又記起在浦東戰線上所聽到的了。

在浦東某地晤張向華先生時，他告訴了我們許多前線的情形，他是那樣富於必勝的信念。但當他說到小漢奸問題時，他的臉突然變成很憂鬱的了。原來在浦東方面，時常

會發見十來歲的兒童，在敵人及其走狗的指使下，做着擲手榴彈，偷聽電話，傳遞情報……等等的工作。有一個孩子得了敵人六元錢，却被分給三個炸彈。因為太重了，他拿不動，丟了兩個在江裏，另帶一個預備去炸輪渡，給士兵發覺他被捕了。被捕以後，他不待刑訊，就一五一十地講出來。其餘的許多做同一工作的孩子也都是這樣。據張向華先生說：「像這樣的孩子一共抓了三百來人，實在殺不下去，但放也不能放，放了，他們又要去做小漢奸的。祇好暫時關起來。」可知勞動兒童的教育與動員是何等嚴重的事！

三

研究太平天國史的，都知道李秀成部下有許多童子隊。他們作戰的勇敢活潑，是使敵人喪胆的。北伐戰爭中，我看見許多戰士都是十幾歲的孩子，他們有的比他們手裏的槍高不了多少。但是他們的奮鬥却收了那麼大的效果。在近五六年來中國的紅軍中，少年先鋒隊的活動，也留下了不可忘的歷史。拿這一趟說吧，我們一到上海，就聽得各方面

盛譽我們童子軍在前線救護的勇毅無匹，使人興起有一位六歲的小孩把積下來的糖果錢，買了一只望遠鏡送給抗戰中的某將軍，某將軍的謝信中說：「從你送的這望遠鏡中，好像望見了中國復興的將來。」這是非常正確的表現。

四

這裏擺在我們面前的嚴重問題，是在這民族戰爭中，我們應該怎樣去教育兒童，使他們不致受利誘，無知地去做小漢奸；而給他們以種種的啓示，把他們造成民族戰爭中的生力軍。我們要用戲劇的力量，把廣大的兒童——不僅是小有產者的孩子，而且是廣大的貧苦兒童——組織起來，向神聖的民族戰爭動員。

現在，我們爲要保證這民族戰爭的最後之勝利，就該趕快把這兒童教育擔負起來。但是，在這戰時要把他們招集在一個課室裏面，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們要廣泛而普遍地用兒童劇來教育他們動員組織他們。

淞滬戰爭戲劇初錄

阿英

咱們要反攻

夏衍作。載十月十日救亡日報國慶慰勞將士特刊。軍中短劇。演一傷兵，得保定淪陷消息，憤激異常。雖經醫士制止，亦不肯靜休。與同院傷兵，誓死要反攻，要收復一切失地。

八二三之夜

夏衍作。載新學識第二卷五期。播音劇。原寫豐台克復消息到上海後市民之歡騰。後改為上海開戰消息傳出，民衆歡騰情形，以勸大家捐款結束。

省一粒子彈

尤兢作。載九月六日救亡日報。街頭劇。演漢奸放毒，為難民所捉，欲加痛毆。為一童子

軍所見，要求將其帶至官廳究辦。難民婦恨極，以口咬之，謂此可以「省一粒子彈」。
難民爲之大快。

皇軍的偉績

尤兢作。載光明戰事特刊第一二期。街頭劇。演難民一羣，途遇日軍，被逼做工事。做完，日軍逼其食毒藥，逼其驅中國兵來。難民拒之。中有一青年，反向遙遠之中國軍高喊：「此地有日本兵！」日軍怒，以槍擊之。中國軍遂趁此向日軍進攻。

我們打衝鋒

尤兢作。載九月十九及二十日之救亡日報。街頭劇。演前線東北軍參戰事。軍中發現有東北軍從敵陣地爬來，捕獲之。審訊時，彼詳述被逼南來參戰，實非所願，而希望來歸事。以打衝鋒作始，在戰鬥時，東北軍反正者極多。

以身許國

尤兢作。載女兵第一期。寫淞滬後方某縣城女生詔英事。詔英愛人在前方參戰，彼則

在家懷念，後得其愛人受傷，傷愈重赴前線，甚至哭泣，以諸友之勸，並為愛人函件所感動，遂決計打斷私情，「以身許國。」

專門造謠

方岩作。載八月三十日救亡日報。街頭劇。演弄堂小景。人物為巡捕、娘姨、難民、青年等。目的在攻擊英文泰晤士報對羅店之役造謠事。大家決議似的商定：「我們應該幫助我們的軍隊，在我們的家鄉，在全中國，築起更堅固的壁壘。」

血債

方岩作。載十月七日及八日救亡日報。鄉村宣傳劇。演漢奸受令於日方，到內地農村中，偽言替上海工廠招工，想把他們運滬替日本人做工事，終被識破毆擊事。在農村演出，效果當極大。

在烽火中

沈西苓作。載九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救亡日報。街頭劇。演吳淞寶山難民從火線

中逃出，路遇日本兵及漢奸。漢奸劫難民中之少婦與日兵衆怒，被擊。適日兵敗，中國兵衝來。難民及少婦等得不死。

我們的飛機

司徒慧敏作。載九月二十九救亡日報。演外白渡橋南八月十四日第一回空戰事。中國人的一部看日機迴旋天空，極憤，每個人都疑問着：「我們飛機捐款究竟到了那裏去？」不久，中國的飛機來了，作戰了。這時大家高興的不得了。

再上前線

凌鶴作。載九月十九日救亡日報。街頭劇。演傷兵院里的傷兵，在傷愈之後，於九月十八日，再上前線，以及看護婦送別的事。後經作者增益甚多，改正稿尙未發表。

到前線去

凌鶴作。載九月五日及六日大公報晚刊。街頭短劇。寫一工人偕妻兒從虹口逃出，妻爲日人所殺，憤激異常。適友人阿大與之遇，勸其同加入別動隊。於是把孩子委托給

一老者，二人同上前線去。

姚子青將軍及其部下

李一作。載九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大公報晚刊。播音劇。以寶山姚營長殉國爲題材，而以無線電管理員因機件損壞亦參加作戰爲副材。

往那裏逃

侯楓作。載九月十五及十六大公報晚刊。獨幕劇。演難民所中人物討論往那裏逃。意見各別。最後則歸結到無處可逃。祇有大家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纔能保證安全。決定老弱回籍，壯丁向前線去。

壯烈的犧牲

朔風作。載九月十七日十八日大公報晚刊。獨幕劇。演姚子青全營在寶山殉國事。以前逃兵，在這時也歸了隊，軍民合作的，共禦那暴敵，結果演成「壯烈的犧牲。」

捉漢奸

朔風清波，壁黑牛之仁集體劇作。朔風執筆，載九月十日大公報晚刊。兒童街頭劇。寫街上的一羣兒童捉漢奸交把憲兵。最勇敢的却是這漢奸的兒子。他的理由是：「雖是我的父親，但爲着大家，我必須捉。」

掃射

陳白塵作。載戰時聯合旬刊第三期。街頭報告劇。演一羣難民途遇日本兵，遭受掃射。一婦一孩未死，日本兵以極殘酷手段殺戮之。漢奸因主張釋放一部份，亦被殺。最後的結果，是一人伴死，待日兵去後起來，向觀衆告白：不要逃！沒有地方逃！祇有和日本鬼子拚。

漢奸末路

姚時曉作。載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救亡日報。演三個漢奸在難民收容所，利用自己開設的茶館，從事放毒，造謠，騙人到虹口搬子彈。最後爲難民們發現，全部的加以捕捉，送交官廳去辦理。

開里弄會去

子幽作。載九月二十七及二十八日救亡日報。演婆媳二人，媳被友邀約開里弄會去，婆不肯。時適亭子間房客跑回，正以為異，一童子軍追來，問是否有人進來。婆否認，媳以犯罪動之，婆如實告童子軍其人係房客。童子軍把那捉到，搜到不少證據，帶了去。媳再問婆，讓不讓她去開里弄會去。婆婆：你當然應該去的！

寶山城

徐系宇作。單行本。雪社刊。演寶山城姚營戰至最後，僅剩營長及機關槍手數人。民衆中之逃難者，奮勇助戰。及至此難民戰死，營長受傷，援軍趕到，寶山遂得保。內容與事實殊不相符。獨幕劇。

血城

荅君作。獨幕劇。單行本。雪社刊。演寶山城危急時，民衆助戰，漢奸助敵，為民衆發現，卒拘捕斃之。兵民戰至最後，死傷極重。然仍誓言必死守寶山城，即斷腿老人，亦慷慨激

昂，誓不退出。

漢奸之女

春暉女士作。載雜誌八一三，自第三期起。獨幕劇。演一漢奸家庭事。漢奸之妾爲日本人。漢奸在滬戰爆發後，專爲敵方買米，因此形成父女間的衝突。其間也寫到爲全家生活所逼，挺而走險的小漢奸。

我們一條心

言式作。載戰士第三期。短劇。作於平型關戰捷以後。故本劇以傷兵院做背景，展開一小小場面。寫傷兵爲民族抗戰到底的決心，和得到上海空襲，八路軍捷報以後的歡喜。

復仇

夏野士作。載十月十二日及十三日大公報晚刊。獨幕劇。以一戰士的家庭作背景，寫父親始終參加着民族抗戰，大兒子爲九一八戰爭而犧牲。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父

親又去了前線，老二在後方服務。雙十節日，父親本約回來，結果來的却是死訊。兄妹全家在更大的激刺之下，決定了上前線去復仇。

羅店血戰

沈西苓作。雜誌民族呼聲第三期始刊。四幕劇。以羅店一漁民爲生活所逼，充當漢奸，引日兵自小川沙進入，事爲其父所知，奮而告發起，寫至中國駐兵英勇抗戰，剩至最後數人，待得援軍到來，大舉反攻爲止。每期刊一幕，至第六期可刊完。

最初的一課

孫瑜作。載十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救亡日報。以太倉小學校被敵機轟炸爲藍本。以一名叫史大力者爲小學生中心。學校要放假，他反對，他主張繼續上課。敵機把他炸傷了，他仍不屈服。大家要去上新的一課，在敵人的襲擊下，接受「民族抗戰的第一課」。

改良拾黃金

夏蔡作。載十月二十一日乃二十二日救亡日報。獨幕劇。延用京戲「化子拾金」方式。演一化子，爲一物攀倒，拾起乃一手溜彈。因此而唱出許多戲文，新的京戲，各種歌唱，大段講演。出場者只化子一人。歷次演出，效果極佳。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四版

每册實價三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者 阿英

出版者 大眾出版社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六三號

發行者 大眾出版社

廣州鹽運西路三卷三號
長沙東長路二百另二號

生 活 書 店

經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圖書公司
香港世界書局

#82
712244
117

